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十八

未白雲文藁

序

黃季倫詩序

番陽黃君季倫往留北燕填其言行不自表襮與余  
往還情誼甚篤及同事史館以修寫恩授校官南去  
將行始出所為詩讀之愛其風神超逸而有幽閑之  
趣既別五年而汝穎亂作南北阻絕不相聞又十有  
九年季倫以避地鄰境深山始還鄉郡知予抵金陵  
亟賦詩二章以志喜又得所製古今體詩一編鄉所



見者則不在是其思致深遠詞語簡麗藹然古人之  
風旨至於或美或刺或悲或喜皆足以增倫紀之重  
備論錄之遺用心之苦寥寥千載必有知吾季倫者  
聞微宣間有高山焉與君同姓三十六峰之勝巖壑  
杳邃君數往來栖息時時見諸歌詠請以是編歲於  
其間期與茲山相為無窮則余之志也自承新與余

題江湖寓藁序

予於詩文非所能也非所好也每徇世俗強為之雖  
未敢度長挈大諸公間今日劬心焦思或為適意明  
日讀之輒悒悒不自喜竊疑於是間以語人人不我

告也師山鄭先生聞之曰固資質之高學問之進識  
見終未定也大抵古人文章二十左右氣格已定後  
見文公語類其說亦然予今欲求先生以較利病先  
生不幸死矣始欲辭讓衆且妄推之矣程生出于江  
湖寓藁二帙猶記己卯夏郡牧邑長以茂異舉明年  
例閣不報遂買舟下嚴瀨泛浙湍吊虎立摩金山宿  
留建業御史復薦以教官需次密安以故醉采石遡  
楊子江登大小孤兩山窺番陽湖又憇武夷三山直  
泊南海九歡欣悲戚鬱鬱不平必於詩文焉發之嗚  
呼天下承平警急不聞鷄犬萬里不事餓狼若家居



然壬辰以來在在烽火流離轉徙出門有礙欲如曩  
時留連光景模寫物狀何可得哉詩文自己卯迄于  
己丑具存編錄壬辰己亥七八載不復收拾予於詩  
文非所好亦非所能也特以白頭衰老而學識之無  
成也并書以識其愧生名華宇德遠嘗授學於予云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  
草莽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蠹焉及乎憤亂勇者逞  
其力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具有成筭初非臨事擬  
議取驗於頃刻間也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公元信

在行陣中矯矯以智勇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宦  
篋贊襄省事丞相賢之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  
丞相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僉院鄧公上下其論丞  
相益賢之賜織金紋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  
相秩三品俾公往踐其任詎日趣裝子偕龐眉父老  
并山澤之夫提携倭偃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  
首執別酒子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助  
勦易於暴橫公嚴之以律令申之以威武生擒死殺  
曲當其罪由是軍中吐舌相戒曰不敢令公知晨門  
西南鄰盜壓境凡出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



枝揭虔用祈響應民有不平侃侃控愬必假顏色盡  
攄底裡如夏稅徵絲非其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  
米為便官廨脩飭重建大成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  
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公乃下馬拜嗚呼丞  
相用人之秋文武彬彬掄才授職可謂無媿矣公先  
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求內而不治可乎今  
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求外而不治可乎  
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克膺是選也公廉潔  
自將尤長於詩予獲登龍門有一日之雅於其去也  
故不得不叙其端云

贈汪德玄序

我大丞相吳國公天縱之資恢復疆土不五年奄有  
東南列郡辛丑冬十月提兵聲討破九江湖湘間望  
風奔潰以故陳友諒瑟縮若孤狃然雖然人才國家  
根柢內衛外捍折衝萬里未嘗標文武為兩途我國公  
發諸夢寐惟恐人才求而弗獲先是行省責守令例  
舉所知一人休寧左萬戶汪德玄出殿祈門境上程  
知縣廉知其能遂上薦劾無何符召畀以牧民之職  
德玄諏日撰行丐一言為贈予曰予前日之成鄉邑  
柳營肅清月滿弓弦不聞喘息聲白日坐堂上老校



數輩捫蝨嗜睡不肯下村唾受私遺間有持酒漿至者搖手辭今舍矛槩而事筆硯棄軍壘以蒞民部錢粟委積訟諫旁午世之守令六事必以闢田野增戶口均賦役為治之端其興學簡訟屏慝為治之驗昧者遭瘡痍之秋下車率不加意輒於男庠公館悉華而新之民力未甦而已就敝可勝慨哉德玄宵出忠烈王幼從縉紳先生游類知治體鮑伯原父子儒林之良咸歌之唐仲又序之是年日南至也

紫陽讀書圖序

紫陽山距城可里許其高不踰數百仞溪水澎湃即

其下又有石梁城堞焉吏部朱公尉允溪而家建土於桑梓未嘗不拳拳寄意扁曰紫陽書堂文公先生贅婿劉公屏山之門在崇安五夫里構樓用紫陽為題是山因人而重咄赫傳天下殆與魯臯繹相埒豈偶然哉同里朱全智字士良其太祖亨叔暨其太伯祖可大太叔祖君實皆齒德為先輩行著其譜謀放逸殆同出於吏部之源委也一日請予請曰全智幼失所天累世業儒偃蹇萬狀不能讀父之書長而外家姚氏活人之術咬咀參苓之味久矣相臺楊君鑑泉繪紫陽讀書圖將遊四方以予名文辭者予締交祖



父間頗知顛末幸勿怪一語予曰孔子道統之傳未始不本於三皇後世醫家者流例祀三皇儒者不與豈設教之本然哉儒者易書詩記春秋謂之經醫者難經素問亦謂之經玩其詞旨類先秦文章然儒醫雖殊科仁慈惻怛俱欲濟世難經素問士良究之詳矣五經往古已驗之良方士良其益求之哉文公於五經群書靡不研精下至參同契尚托鄒忻以發其秘獨於醫闕焉不講何歟偶寓京見異國使購戎王子方知杜詩中萬里戎王子乃藥名也藥未易識也如此耶士良欲游四方儒林之秀彬二脫穎必為士

良刮目行哉行哉

黃憲僉槐塘倡酬詩序

大丞相位冢宰之明年重念大江之南地廣物衆非一耳目之可盡也於是黃公德芳由行省照磨擢為提刑按察司僉事揚清激濁克稱厥職冬十月俾公行郡興安興安在萬山中壬辰以來數罹潰亂呻吟者未蘇瘡痍者未起民之重困莫若是之為甚寨米之狼戾造作之雜選吏胥之貪猥亦莫若是之為甚公即斥土吏禁寨米之過徵罷造作之不急者有稅傭役祿食之家謂之徒御又令下某某相率鳩工以



紆造作之費公猶以為未也休沐自臨溪門出上靈  
山過稠墅憇于槐塘之陰賦七言近體一解登進父  
老慙懃問勞民咸感泣爭持酒肉以獻公不受民益  
喜嗚呼大丞相膺君眷之隆任方面之重驅馳干戈  
初為民也公清白自持孳孳蒞政將恐有負於大丞  
相之屬望者孰不謂之賢哉雖然槐塘稠墅為鄉丞  
相程先生提刑汪先生之故里俱以詩書起家而顯  
官又相先後至今遺風餘韻尚不泯絕惟大丞相開  
天闢地未容多遜而公之嚴霜烈日英譽赫赫豈不  
可踵提刑公之芳躅者哉異時人讀其詩想其風采

而曰是兩提刑之過化也顧不偉歟顧不偉歟予退  
老槐塘適觀茲事從而叙之諸君歌詠又從而和之  
時庚子日南至也

送程憲僉序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遣乎使臣之為君  
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  
通所以胥失之矣合肥程公以儒起家初不問政大  
聖上龍興潛淵渡河以宅帝位公用薦者言遂為  
中書省都事謇諤有骨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  
洋溢貸以自取擢為執法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







鬼一車衆人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恠有其象也非其實也今挾青囊經曰如鸞如鳳如獅如虎如鈴如鐸如矛如戟如仙如釋如侍女如將軍百態千狀有其象無其實可乎休寧張子榮氏自幼嗜山水長專地理名家每當山動水靜處必注目凝想以山本靜也動然後生水本動也靜然後生走西江妙得賴布衣揚救貧之術其支分脉絡具在胸次歸而大家輿致無虛日其吉其凶歷歷取驗不爽壬寅春君過藤原拜先君墓下退而懋孝思堂讀予祭先君文喜曰是不為世借之作必吾仲實也間托程志亨以序為

請予曰談天文者測諸天論地理者稽諸地古先嘉人口授指畫備載諸書非徒臆說而已也世之人但見山水輒以愚管裁宜其不能密探閭奧速罹禍患終其身不悟也瑣尾之輩又從附和牢不可破豈不重可惜哉予銓次其旨庶知子榮有在此而不在彼也是年五月五日唐仲序之

瀟湘八景圖序

天下奇山水以八景稱者多矣未有如瀟湘盛傳于世何也必其地之勝得其人之勝又必其人之勝得其詩之勝然後三者相資地與人人與詩聯輝並著



其傳于世也較然不誣矣吾鄉先達方史君萬里博學重望前無古人登岳陽樓見詩滿壁史君左題于美詩曰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右署浩然詩曰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自後游者閣筆信地勝人不可不勝人勝詩不可不勝也予童外時手錄施公必達八景詩音韻鏗鉤神思颯爽有超然拔俗之想寶蓄之不肯輕以示人及長江湖士夫間莫不口誦詩之勝不斬人傳而人自不容於不傳也河間丁公子東早歲上春官為名進士歷任融顯無何擢郡從事潔已蒞人百務就理公退食一室重念二十年餘征

帆縹緲經過鷗沙鴈渚秋風夕照不知幾矣且喜且愕如發夢寐廼命發源胡貫道畫瀟湘八景裝為大軸而使唐仲叙之仲攷漢廣之詩十三國風始於周南蓋詩之祖也詩之後有騷屈原楚大夫而湘又騷之窟宅也論近體不本於周南不稽於楚騷可乎公以江漢之詩冠於羣經以綉衣之賦魁於多士安知前日之進士不為暴勝之之御史乎今日之從事不為必達之宰輔乎公其靜俟之

送俞子常舉教官序

古之為教皆適實用後之為教類涉虛文所以風



倍人心殆不古若也論者以孔子申明教條為師萬  
世原其始祖契教人倫夫子亦曰其殷人也然當時  
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皋陶之明刑莫非教也隋唐  
以來詞章取士寢失古法宋元設科明經而宋署題  
破碎經文各務己意而侮聖言尤甚元於四書五經  
疑義之外雜以古賦未免詞章舊習  
聖朝武定區宇廷臣建言學校置禮樂書律兩科用  
式諸生  膚衷獨斷巍然超軼逞古以成一代之制  
匪虛文廼適乎實用也洪武二年冬省部符下郡縣  
各舉教官以應

詔旨五年冬歙縣令程承事遴選多士之賢而獲俞  
君焉君名彛字子常劬書遠理三十年前以詩魁賢  
序比來太守王公胡公例加薦剡子常堅卧巖壑一  
不胥意承事幣帛將誠勇於一出子謂子常學殖之  
富而當年齒之壯以言為大  
明良之時而際風雲之會其出也孰禦噫伊尹之於  
莘野葛亮之於南陽其出著諸勲業規求成卒於胸  
臆非學焉而後臣之之比也何幸  
聖君規摹挺立文風丕變有君在上那忍負之哉禮  
樂湏人而行吾於子常注目以俟仲冬紫陽唐仲實



序以送之  
金陵時君習之以歛縣丞解篆百姓感泣咸推其賢  
或嘆息以為不忍別一日太守王公召予公庭之次  
而曰時在金陵時雅與子善曷不以我故盛其文辭  
以送之予曰唐人有言歛大州刺史尊官今一州五  
縣與夫屬吏百執事皆刺史之所統理為屬吏三年  
而刺史改其最必著之文辭以寵嘉之所以見邦侯  
公議之所自出又將待上之考信而顯擢之非托諸  
空言而已也噫激昂砥礪之道孰大於是初習之來

任也當助勦清亂之秋賦稅萬端雖爬搔喘息有不  
暇給君謙以處已和以御物不形之怒詈不施之笞  
撻民俱以君之心為心而不敢萌欺罔懈怠以累君  
政者君凡兩任牧民始主南陵簿載調歛縣丞南陵  
山水巨麗而歛以大好稱君雖美官清貧確守於田  
園不長尺寸其志為養親而仕退食於家抱穉孫擁  
膝下或杖屨出入巷陌間人望之曰縣丞父也蓋不  
榮君之美官而慕君之孝養云雖然五載一巡守群  
后四朝奏言試功未嘗不限以五年也後世官以三  
年為滿然其中父子相繼有之許民借留有之一言



悟主超遷越轉有之習之佐歛三年在南陵可六載  
兩邑之人東南接境欣戚相關勞問不絕異日桐鄉  
民愛我將於此而徵之乎太守前席曰子之言悉矣  
遂書之伯禮出八卷而問人曰伯禮公父也蓋不  
圖不才伯禮雨笠圖序而身外亦未嘗不  
事有適於當然則人以為常出於偶然則人以為恠  
夫衣冠所以定貴賤也衣裘而緩帶公子之常也披  
蓑而戴笠野人之常也苟輕裘帶而慕蓑笠不以為  
恠歟然常人以為恠者君子以為高也至正十年夏  
五子儻屋三槐山中效龐德公故事不入城府者幾

屢月伯禮日日語人曰唐先生閩南歸明年向容杜氏  
厚聘先生以不獲終養辭今先生不幸二親繼逝情  
懷於邑自弃於山中吾徒其可不往顧焉時驟雨淋  
淫溪流澎湃頃刻尋丈許十有一日沙壅水縮晴曦  
穿漏於是伯禮要吳君裕卿潘君信卿周君彥明四  
人與棋山中予洒掃樹陰具瓜果酒三行上馬去無  
何信卿寓書以伯禮衝雨假農家一笠以自戴市人  
笑曰伯禮萬戶侯家公子也顏容自替鬚眉如畫輕  
裘帶而反慕野人之為者何耶洪舜民貌為圖朱侯  
克用為引首伯禮皆不與知也予聞之曰學者稍知



內外之辨則內重而外輕矣伯禮讀書嗜古雍容揖讓其詩思閎富典雅雖儒生素習所不逮故緩帶而衣裘可也戴笠而披蓑亦可也曾何足為恥適足以為高也世之人扼腕蠟言粉澤態度咲而恠之也固宜或者曰東坡謫僭耳遇雨蓑笠人咲犬吠坡曰咲所恠也吠所恠也伯禮放而為之歟予曰坡以大才不偶於世流離放逐殆欲托野人姓名而不可得伯禮以珊瑚之胄遭際文明之時事有出於偶然而人咲之亦偶然耳初何容心耶朱侯名士能古文其為引首者不知與予合耶姑為說以寄之詩凡若干首

贈陳生自新序

仲素有志科舉之習我先君該博聲號於人學者雲至故幼而為之耳熟者過庭之訓先君之意惓惓也當時陳定宇先生經學鳴鄉里其於文字未嘗輕許可先君命仲拜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復之曰甫年十五有此作尤可嘉賞想求益不求諛也嗚呼離亂死生憂愁抑鬱髮之黑者化而頰白齒之牢者變而動搖精神堅悍忽而凋敗事物強記就而遺忘者多矣安得不老耶嗚呼生死離亂上下數十餘年雖欲有紹先君而無愧先師志尚存力不逮日薄西山博



博照影欲得先師後人相與傾寫懷抱用慰疇昔豈  
不為之欣然者哉自新先生之孫也今春携琴劍客  
授鄭翰林家翰林以節死而弟希貢不幸相繼病死  
自新攻苦食淡安於岑寂操觚弄翰六尺之孤日夜  
相與磨礪漑灌以期有成今歲晏罷講歸且乞一言  
以贈予曰道在天地間不有彼我而道無彼我曩先  
生教我者道也今欲告於予者非分我之所有亦因  
子所有而進之也然則何以語予先生哀註九經具  
在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猶記編脩楊公何弘以詩  
顯高弟平章康公子山得揚公之學而益顯編脩歿

平章畫以家學傳其子遵道九經指畫口講悉有法  
度可觀平章之力也仲委靡困踣言不能取信於世  
姑述其反復如此者又以歎仲之老也是為序

學易正言序

張子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天地間對待流行所謂  
畫前之易也上古伏羲畫一竒以象陽畫一偶以象  
陰有畫無辭而至理已著文王周公孔子之書所以  
明是道也六經厄於秦易以下筮獨存今觀分章析  
句錯簡參差漢儒之過也專門訓詁守其師說漢儒  
之功也有識之士知取舍之所宜斯其善矣程子之



傳真知實踐揆於易為實效朱子本義崇尚卜筮稽  
諸經而有徵甚矣易義之不可以一例求也然說卦  
如乾為馬坤為牛之類若是其詳則舍卦象明易矣  
可哉近世吳幼清氏編摩成書纖悉不遺易之道庶  
幾乎無遺蘊矣婺源汪強彥中其字也沉潛是書十  
年義例設有未悟闔戶思之上而太極圖書下而彖  
繫九例又下而有九師暨諸家註凡有關於四聖人  
之易者具注成說凡三十篇名曰學易正言既成請  
題其書之首予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城門之軌兩  
馬之力歟貴其轍之同不貴其跡之異也夫易自奇

偶而八卦成聖人各有所寓象孔子曰易者象也苟  
舍象言易弃卦求辭則人自為易家自為書不期於  
異而易自異况求其能自致哉彥中擇精語詳篤於  
自信謂之出門合轍取其同而略其異理當無二也  
予早受先人庭訓竊嘗從事是經頗觀漢魏以來注  
疏家年逾七旬目育益甚尚愧觀象玩辭觀變玩占  
之未工也安得聞彥中成說而致思焉

紫陽書院開講序

我文公先生倡道東南明伊洛以紹洙泗談者以人  
品不在孟氏下信哉斯言也上世家歎之黃墩其父



吏部常齋公尉尤溪而先生生構樓在崇安五夫里扁曰紫陽示不忘本也况歛為桑梓之邦衣冠文物流風遺澤尚可徵哉初書院据城南溪滸上紫陽之山巍然係峙洪濤蝕齧三遷于南阜不幸壬辰夏燬而殲焉龍鳳六年庚子冬僉憲黃公行部于始圖移建東門外於是知府魏公均祥縣丞胡君子微以翼以輔以會於有成辛丑冬指揮王公妙齡秀發以文武才膺寵任來殿斯境壬寅四月朔舍萊文公退坐西廡下諸生拜揖講說四書又命題賦詩已予面嘆曰衛靈公問陳孔子辭以學俎豆而未及於軍旅軍

旅與俎豆固殊塗哉公於軍旅中輕裘緩帶恂恂恭遜寔耽吟劬書雙鈎作方尺字道勁可喜出而上馬示可用鎧仗鮮明號令嚴肅雖古名將未能伯仲之盖由質之高學之篤不拘牽常筭推赤心置人腹中所以優游文武兩間如此雖然上之所慕下之所表式者也

國朝所附城郭未嘗不先務於學三老堂以供老毓才於博士院公抵歛也斥姦媮用賢良平賦稅倦倦以興學為務其賢而有道是能承流宣化者歟予於設講之初論次其事以顯頌之自程和貴以下得詩



若干解唐仲序其傳又與之自諱亦宜其世也  
重刊溪南吳氏族譜序  
古者大宗之法施於有祿之家則可無祿者異於是  
猶幸譜系以釐其親疏明其長幼譜所以有功世教  
不為無助矣按史傳泰伯周太王長子與弟仲雍俱  
有讓德同奔荆蠻以避季歷號曰句吳泰伯卒而仲  
雍立今之譜系自仲雍始長沙王芮為番陽令號番  
君子孫散處饒歙歙之有子孫又自長沙王始也一  
日壽祖以溪南譜用干一言以弁其首譜托始於宣  
義公諱光九代諱翼之九弟六人贊雄東南以樂善

稱諱振之後獨以貴顯曾孫諱遇辰其子諱夢炎在  
前元時任銅陵縣丞婺源州同知乃老以故遇辰得  
贈府判孫諱萬里貴池縣尹致事徽州路府判而壽  
祖於光才十有八世云嗚呼泰伯遽舍幽岐出奔荆  
蠻可謂弱矣夫弱者強盛之本讓者天下之美德宜  
其瓜戩奉養久而不替天之陰厚泰伯多矣韓文公  
於徐偃王廟碑有云秦傑以顛徐由遜綿徐區區僭  
竊苗裔尚爾繁衍况泰伯之為至德者哉其不可同  
年語矣譜有鄉相吉國公序不翅拱壁毋魯國夫人  
配周國夫人皆吳氏其族貴可見壽祖駸駸好禮知



以譜為重且將鏤梓欲永其傳安得以大宗之法與之商確也

蘇首文公生日祭禮序

大賢生於其鄉歿於其鄉祭於其鄉所謂鄉先生者也是故鍾崧嶽甫申生禱泰山孔子生泉野突二程生井紫氣文公生神人之生異於常人其有以夫文公本歙人八世祖諱環由黃墩遷于婺源為婺源人其考諱松字喬年號常齋尉尤溪文公生于閩常齋以文公託孤劉屏山而贅壻焉遂聞師友淵源邈而上之楊龜山程伊川之高弟故曰吾道南矣仲泰教

崇安穿巖鑿壑土名五夫里有文公之甥館至於武夷之易室考亭之書院雷填晝暝大賢不作未始不三致意焉迺洪武十一年九月既望恭遇齊國文公降誕之辰歙縣知縣陳侯則威主簿王惟義用歲祀典先期祠宇汛掃齋戒潔蠲翌旦東方未明炳燭煌煌牲殺肥腍襟珮濟蹠公雖閩南有感斯格恍兮惚兮精魂靡測侯也初獻載拜載興簿也次升凜二祗承徹俎設燕講堂不侈不黷德將無醉香浮醴醪間歌鹿鳴琅二厥音斯文之壽侯其克膺仲葉拱而進曰昔崇安鄉賢祠其祭文公上而常齋則考也屏山



則外舅也道之所寓不越彛倫綱常之間今紫陽專  
祠倘原其所自締構數楹妥靈常齋推其父族又推  
其母族外祖父母祝氏之墓相望伊邇一事之舉衆  
善之集豈不偉歟况侯川淳海涵之學問稱名進士  
秋霜烈日之政治任邑大夫他時與韓思軒魏靖齋  
並傳於世不亦可乎予特書之樂與天下道也唐仲  
序

移建師山書院引

師山書院者隱士鄭子美先生講學之地也初貞白  
先生任太平之絃歌鄉巡檢而先生始生祥光滿室

識者以為異比長讀書祥符寺南山觀振拔自勵期  
以顯融年三十餘杜遊燕趙挈所作古文謁見翰林  
諸公虞公邵菴歐陽公圭齋揭公曼碩咸咨嗟獎借  
互相推挽未肯就竟南歸晚年學者日衆卜築於師  
山中書省顏曰師山書院至正末大臣敷奏天子授  
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馳使來召皇太子侑以尚尊  
織文先生病辭壬辰倣擾土崩尾解丁酉徽州遂入  
職方氏衛國鄧公命先生拜于庭出言慷慨公優容  
之明日以節死事具載元史一日裔孫以孝曰師山  
荆棘縱橫樵牧蹂踐不能起廢鄭村有令君祠隙地



坦夷未若移建數椽庶幾存羊之意鄉人汪自銘議  
已克合先生以為何如予曩時閩南會烏古孫公幹  
除平江郡守隱士杜青碧先生屬曰范文正公書院  
未立非闕典歟後公除不果列諸學官子孫之賢如  
靜翁寬厚長者春秋祭祀牲牢肥腍有司百官盞筆  
進退不啻師弟子鄭氏子孫之賢豈無輕財重義以  
相勸者乎余雖老尚堪秉筆以記洪武十三年冬十  
月日里人唐仲書

蘭溪漁者序

古人之生孤矢所以志四方也後世之制必待四十

而始仕焉其仕者勞心服役往往有不遇之歎其老  
而休也有可隱之時無可隱之資有可隱之資無可  
隱之地如之何則可故曰吏隱者吏以集其事隱以  
全其高優游乎兩端可也從子伯和浮湛江湖三十  
餘禩矣壬辰之亂復歸鄉里有司以名薦于吏部得  
銓湖官魚味之美莫踰於丙穴大而岳陽洞庭小而  
蘭溪魚族之所聚也結茅溪上俎有鱸膾壺有酒漿  
有書可讀有棋可奕氤氳鬱勃蘭香滿室自以為居  
官廉慎凜凜位卑而祿薄位卑則易稱祿薄則易守  
取於人者有限輸於公者無窮商賈輻輳稅額將增



恢恢然有用之才矣。迺號之曰蘭溪漁者。其陸龜蒙之徒歟。其張志和之儔歟。或疑其非仕則氣愉而貌充。非隱則蹟近而趣遠。予曰：蘊珮抱竒者，將候其未仕而攄幽發粹者，將訝其已隱。處寂寞而不忘城市人之所同處，紛拏而不忘山林已之所獨通。顯晦周於四隅，拘出處滯於一節，謂之隱而仕可也。謂之仕而隱亦可也。第想伯和之為人，吟詩操論，豪爽英俊，其視九點齊州，一杯滄海，則蘭溪不啻几格間一硯池耳。與王右軍墨沼窪然泓然，果有似乎臨池則盡黑。無恠諸從孫之善書也。借曰桃花浪暖之可釣蘋華。

雨濕之可冒，秋風之可膾，夜雪之可义，特小試耳。其名有成人，民采地豈可量哉。

送令狐縣尹後序

梅花天下至清也，濃霜虐雪不足以改其操。茅簷玉堂不足以易其心。談者謂林和靖詠梅諸作，不若暗香疎影之句。暗香疎影涉於虛幻，必托水月而後見。其妙此詩家傳神法也。西蜀令狐公邃於儒而敏於政，在尹二年，民和俗孚，歛號大治。公翛然無事，營度口吻，以梅為詠者，將百首。其視和靖搜羅上下，殆無餘蘊。非特梅為知己，抑且為和靖之忠臣矣。初公筮



仕職當授郡博士而吏部繆增以年論其實公不應  
致事致事者困於常調也部使者不察人之賢否薦  
揚之舉留之為民者反眷眷於攀轅卧轍之際若有  
不忍釋者予乃颺言曰四十疆仕七十致事古之制  
也今仕者未必待於四十而致仕必待於七十何也  
仕不待四十固為可悲七十而限於致事此廉耻所  
係保全之道也漢賈誼年少即拜中大夫未嘗銓次  
以年如馮唐輦白首為郎終身不遇又何不致其事  
而去也攷之丞相致事自常賢始大傳疏廣散金置  
酒歸榮鄉里則前乎此必未有賢如廣受者矣設使

有之史何載之勤也嗚呼審於用人固非一端優於  
才者欲驟進之老於政者欲固留之皆不可常調拘  
也而韓愈氏亦曰孔戣年纔七十勛力耳目未覺衰老  
不宜苟順其求留以自助此不可常調拘者益較然  
矣今之郡縣未必少此邑也守令未必踰於公也尸  
位素餐十常八九部使者不能察其實為民者不能  
遂其請安得不重去思哉雖然公潔白自將梅為知  
已玉堂清致已有其兆翰林黃公晉卿嘗告老矣聖  
主不容其去秩以文字優游之地公之往也豈無援  
今之例為公召耶則梅花百詠盛傳于時又可賀公



之遇也是為後序

送萬都司赴行省序

僉院鄧公恢復興安之明年萬公元信以丞相命參謀幕下庶務叢脞日不暇給公談笑治之若髮受櫛小大不紊若鏡照物妍媸不遺由是人和政孚百廢具舉又明年丞相賜織紋一端以旌其勤今年鋒車寵召將還行省百姓咨嗟怨訛咸以為不當去予曰丞相控制方面凡甲兵之利鈍錢穀之多寡山川之險夷官吏之殿最豈無以魚目之混真珉珠之亂璞者哉丞相按臨於上百官效職於下惟恐纖悉之難

知幽暗之易昧也公之至也必曰某也賢擢而用之某也愚屏而黜之則丞相聰明日滋而天下能事畢矣雖然如公之才剴繁治劇如公之德廉頑立懦文兼制作武並威嚴亦可以無愧矣思之丞相夢寐求賢彬々左右初為民也今而攀留眷戀如昔人借寇恂之義不欲舍去者丞相亦未容遽奪之也爾民無戚戚於是望塵而拜俟公於上東門外未晚也退而唐某推其意以為送行序

蔡齊賢桃洞遺音序

古之瑰辭綺語鬼目頽耳足以傳世必得其人然後



得其地得其地然後得其詩豈偶然哉南陽蔡君省  
字齊賢幼侍其尊人宦游江南至武陵嗜其山川奇  
峭卜居桃花流水間古辟秦洞也予嘗以桃源之說  
由陶淵明始寄跡詭異較武夷錢鏗之裔俱辟秦暴  
後遂以神仙目之淵明賦詠繼有韓退之王介甫諸  
作率誇妍儷美以振耀騰蹕未遑蹴其境如君之為  
者索之彷彿不若接之親切也君之詩豈特移居桃  
洞法度縝密細潤可嘉其豫章八景清新秀拔其江  
山萬里圖浩汗奔放其蕩子吟白紵詞采蓮曲雜詩  
十解淵然而深幽然而光逸而不肆哀而不怨古之

擬物托興往往近是雖然古詩自聖人刪後世運愈  
降而詩愈下吾鄉朱子人品道學不在孟氏下胡邦  
衡早以詩人薦宋李虛谷方史君上下千百年創為  
格高格卑之論而評詩之首定其格卑者為四靈江  
湖之習委靡纖弱脂膏蒲葦不古而發也君足跡浸  
廣而詩弩進尤當治擇而不為求其初得武陵山川  
之趣弘多所謂類有一分仙氣者非耶君僑新安甚  
久予退老山中雅知姓名而不獲一識昨入城府君  
又趣裝方頤頽衿佩而离别嗣之安得不使人動千  
里之思耶噫金陵帝王州昔謫仙登鳳凰臺石刻猶



存今兵燹之餘曾無缺蝕否君之往也能詩酒量鯨吸  
會有金陵捉酒星辛勿曰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來不上船君咲予亦咲廼纂其言以為桃洞遺音序

洪氏宗譜序

洪為歛之著姓其先出共工氏世家河內共城戰國  
時避仇者以上世治水有功遂加水為洪至兩漢時  
徙燉煌裔孫仕東晉又自燉煌徙淮陽下邳經綸公  
仕唐自下邳遷古歛之婺源越十六世而徙洪源今  
為洪源人子孫蕃盛至數千指咸習詩書敦禮讓登  
名仕版者相望至國朝有以耆德稱洪厠老人茹慮

爰裔之渙散譜牒之殘闕遂據親疎重加釐正名之  
曰水水根源蓋將以警族人使之咸知自勉也上古  
之世教化易行風俗淳厚雖由上之治隆其亦在下  
者各知尊親所親敦睦之風隆維持之具存而致然  
也是以君子之善睦族者恒以譜牒為先務夫始焉  
一身之所出末焉散而為千百身始焉同居共爨而  
食慶吊欣戚之相關取舍好惡之同趣末焉散而離  
井以耕異邑而處近數百里遠而數千里邈然若秦  
人視越人之肥瘠苟不清譜牒以明之其流不至於  
相殘者不止以故欲宗族之相親而不至於相殘必



先示其身之所自出使之熟觀注視之頃森然孝敬  
之心生沛然親睦之情篤行一不義惟恐吾宗人聞  
之見黜履一非道恐玷吾之宗族不足以光前人使  
天下之人皆若此則比屋之封豈難見哉惟其支離  
渙散至於踈薄鬪鬪而卒無以匡維之然後民俗愈  
偷人情愈喪矣今洪厓老人請予發端予故為一言  
之非特為洪氏告且將以為天下之宗未合者告也

江東行卷序

江東為郡有六興安風俗最醇懿其人薄於齋養而  
戮於耕耨奇峯秀壑往往載諸典籍公卿大夫士甚

愛而游焉曩踈齋盧先生使節江東接臨是邦縉紳  
之徒日與哦詩飲酒頗不事二不知咨諏採訪百年  
積敝立變俄頃至今詩章刻石不翅墮淚日者雪林  
僉憲公以北庭貴胄南臺寓公而任綱紀耳目之責  
駉馬是來風霜凜凜無不摧折所至訊掃焚香滿袂  
百慮或草書奕棋盡為蘭木竹石又工為五七言率  
清新俊偉間示予江東行卷且曰子與我故雅宜序  
之子歷觀古今人品時與位相稱則事業文章可以  
並傳房杜不見於文章劉柳不著於事業其故何哉  
位與時有遇不遇文章事業有能不能俛仰古今真



契寤嘆公與踈齋先生俱任風紀而盧始以談棋遇  
知聖主號為國手公之黑白較盧高一著盧之詩公  
五七言不相上下公之草書類羲獻盧病黃凌兢差  
不及畫與不畫弗論也嗚呼時與位相稱事業與文  
章並傳舍二公其何以耶興安蒞州縣惟歛賦稅倍  
蓰始由陶雅妄增以媚楊行密遺毒至今未改因讀  
公行卷以踈齋善政為公勸者寥二數十年間僅有  
兩綉衣為興安山水出色也詩凡如千首

贈鄭碧巖序

盈天地皆山也山之脉絡水之支派皆始於崑崙故

中州篤生異人閩蜀之山天地之氣於是焉窮罕鍾  
於人而物多瑰竒吳越之山天地之氣於是焉薄或鍾  
於人而俗多工巧歛山之雄曰天都巔巔鏡削三十  
有六如澄心堂之紙李廷珪之墨名絕當世其文章  
行義累不乏人近師山鄭翰林以節死亦可謂鍾山  
水之雄矣翰林從孫椿以碧巖兩大字來謁予猶記  
至正初自金陵歸大篇短章已為題品奈崑炎海變  
詞翰放失之餘欲用覃厥思以償夙昔之願十年來  
目力昏昧頽予潦倒而椿鬢頽白椿請益勤詎敢以  
膚說辭山之崔嵬其形也山之黝碧其色也豈頽然



兀然而已其中虛所以山澤通氣生毓不息人之心  
虛酬酢萬變神明出焉椿善畫肖人狀貌與鬼神態  
度嘗以鬼神處幽随意想像尚可儼似人之大小妍  
媿嬉笑怒詈必於畫發之一遇之頃睚眦驚悸子弟  
不識其父兄奴隸不知其為主者有矣椿每羸衣槃  
礴心匠經營若人若鬼物忽湧筆下就而圖之畧加  
點染已逼真矣噫承凋弄丸同於機妙解牛貫蠶極  
於精詣唐藝文志裝潢即今之裱褙也歐陽公曰唐  
人藏書例作卷軸椿滌渝補敝畧無糊迹卷舒安帖  
易於把玩其能大類是雖然鄭虔以詩字與畫謂之

三絕椿家於歙曾客吳越間惜不從事於詩字僅以  
畫名晚節慕先生長者游拳二以斯文為請猶有翰  
林之遺訓在

送魏君祥序

循吏不傳久矣傳循吏者曰所居民化所去見思初  
不在赫二然驚世而駭俗也壽陽魏公君祥擢為行  
省管勾明年拜為興安府知府公單舸隻僕諏日之  
官于時興安自焚溺中出苟論法以繩束之筆楚之  
則亂從而易生於是斥去一切苛峻暴雷務存大體  
白日坐堂上吏胥鴈鷺行以進公慎容止寡言笑有



交訟者隨隱見情咸以不寃或作城壕必堅必深定賦稅必均矧木筭竹鏃羽範金為軍需必備具輸麥米乾曝免虫豸患董機局纁染織絰無紕繆絲類造府廨官庾頗壯麗為文公祠壙師弟子以翼孔道又不豐飲饌私餽送以借譽過客退而返閔脩然渾不類二千石家土著豪右未嘗留一跡嘗曰凡造作科徵惟上命是遵是謹不妄生毫髮事以累吾民此公之政公之心也瓜及侍吏江某等頌巧文紀成績予曰西漢循吏六人東漢十有二人攷其善政多或數事少或一二事而已若公者弗棘弗阿務存大體亦庶幾循吏矣予以紫陽祠吏受知最深公秩滿予乃老故不辭而序錄之

送程仲庸序

予家藏書萬卷壬辰滄亂斯文瀕於滅雖鄰里故舊無一存者思之往昔借書互讀何可得也獨王無功傳默記于心於是繕寫屋壁程仲庸別予隱居詰之曰績為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又沉酗不任事先生何恋慕之深耶予曰自古賢達不得志未嘗不舖餼糟醅以自放焉者也觀所謂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苟潔以罹患避穢以養精非有道而然歟予每



入城伏謁一齋幙府寬然長者政勤事理聲號於士大夫口退而與仲庸揖讓姿相玉雪雅稱其家督仲庸非幹蠱抱恙日偶客奕棋黑白一二局予性嗜酒不識棋局仲庸知其故例設盃勺予不辭謝劇談古今豪吟上下遂以為常未幾幕府秩滿將調京口仲庸孝行懿美已具載愛日軒記予方資仲庸以自老今江山千里得不使人重惆悵耶仲庸剛制於予不甚類然援邠原故事臨岐數斗兀兀而別

送胡子微序

予江湖散人也性嬾拙不入城府時人樂軟熟語輒

見戒門絕戊戌春邂逅會胡君子微徒跣千里雅不好騎馬方以藍輿舁母夫人任興安府歙縣丞予問曰君之才高可以毗省府贊臺幙一官局促奚縣丞為君曰仕無大小顧施設何如爾昔毛義捧檄為親屈吾去家千里遭時不競苟無祿以養親是徒死無益也然仕矣苟不清慎自將穢德腥聞不特辱已又貽親憂於是翕以寡特稱每當听訟吏胥環堂上下旁午甚君坐吏胥畏縮翛然無事或傳清嘯聲必吾胡君也其班賦稅輯軍需造府廨皆未足為君書以貳令單出已見荆紫陽書院堦文公師弟子像風



化所繫尤可書也秩滿陞鎮江府丹陽縣令大夫士  
各賦古樂府一首俾予序之予以人之別也喜者頓  
足怒者齟齬情之不可已也如是今君之別也推其  
賢惜其往民截橋擁道番君以間乃得去蓋君事親  
孝則人之觀感亦如君之敬其親者而敬君也新安  
秦漢為黠歛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為郡君之丞歛  
古丹陽之附庸也天下名偶符合丞屬丹陽而知丹  
陽事機豈偶然哉鬱乎其相扶煥乎其相映新安詠  
之於前京口繼之於後吾知君之才羽儀於天朝也  
不遠矣大夫士傾壺歌詩退唐仲推其意為之序云

贈郭彥仁序

春秋時晉飢秦輸之以粟秦飢晉過之以糴君子於  
是乎以秦為有德矣睦與歛東西州犬牙相制殆非  
秦晉比也有歛不得睦則無以窺婺文粟浙東有婺  
不得歛則無以泝番湖而上江西故包會周徧不可  
以彼此論也已亥夏睦以軍餉乏絕行樞密院申聞  
行省行省驗其籍之所入割麥若干斛俾歛眊舟送  
於睦著為令庚子如之壬寅又如之嗚呼以睦距歛  
為灘三百六十以數計之灘高一丈幾三百六十丈  
許迂迴詰曲勢若登天篙工挽舟稍與石遇輒破碎



淪溺不可救苟僥倖無事則醮酒交賀矧漕運之重  
往來之殷者哉太守郭公彥仁知其然勞來掬於言  
辭慈祥搖於顏面輸成之際校其斛平其概不豐不  
審公私兩便歸而歛父兄嘖稱頌不容口座有程  
仁仲端人也曰郭公廉介自將不特化其吏胥熬然  
縮手不敢毫髮病於民晨門老校數輩民有畏其謹  
於啓閉不易度私遺之麥者老校嘆曰汝歛土之民  
旅瑣于是窮困如是吾焉忍受之又曰郭公為政不  
敢欺嗚呼晨門老校強獷之氣未除漁獵之志猶在  
萬一刀鋸鼎鑊加於前尚不能革其惡而遷於善郭

公凜有不可蓋者則其他明禮義正綱紀而有未  
服於人無愧良二千石者從可想矣予歛人雖涉  
鄰境未獲趨下風拜餘光聞公善不得不備述之且  
以為貳千石者勸也

一官民為願末百千

予嘗讀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宋故事民百歲男  
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設法更  
張何前後不倫耶是殆不然有官棄職以養老無官  
須祿以奉親莫非仁政所及也龍集壬寅五月六日  
汪母孺人許氏年七十有九兒齒齡背康疆無恙內



孫許仁傑仲傑自唐模如稠野奔走交賀於是汪仲  
誠季浩遇母孺人之壽考親戚之嘉會到羊醮酒盛  
賓客以樂之予思之古人范式張劭有升堂拜母之  
禮今薄俗禮廢發源俞志道為詩予口占一首付仁  
傑持觴寓所以善頌之意已而仲誠季浩拜賓客亦  
拜仲誠有姪曰積慶季浩有子曰綿慶冬聯和浸以  
成軸仲誠曰先生倘賜一言用識顛末可乎予惟百  
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父鈇擾攘之時  
人物乖離之際正陟岵之詩所以作也仲誠季浩為  
母子為兄弟怡悅一堂白髮輝映方盡乎天爵之榮

似與世運阨塞若不相干者非提刑公深仁厚澤汪  
洋衍溢安能臻茲耶予也二親俱登八袞獲前時金  
衣大帛之寵因仲誠之請竊有感焉詩凡如干解

呂在史諫草序

士君子劬書牘理莫不有志于天下國家柰有其才  
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得展其光明正大之學瓌竒  
俊偉之言以用時酬位使上結明主之知下布生靈  
之澤載於簡牘藏諸國史其事之成否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也竹坡呂先生諫草一編六世孫旭裝演次  
第俾予序其端予鄉邦末學蠡測管窺豈知先生萬



一旭夙受業於予義不得辭竊以嘉言粹行具列新安續志先生早掇高科蟠摺州縣其兩入察院特出理廟親擢初史彌遠置人才簿書人姓名以需用而先生政績亦登于簿然不能超陞常格紹定癸巳彌遠死嘉熙丁酉拜監察御史時鄭清之位相京湖淮西俱危岌獨趙葵淮東不受兵坐視淮西之圖先生奏邊閫角立無同舟遇風之心而史嵩之趙葵未嘗不致憾於先生焉坐是出臺遂守郡後七年淳祐癸卯仍監察御史嵩之雖素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愛而畏忌嘗嗾王瓚先生交惡則與嵩之不令其論

臺諫不受短卷先生以塗塞臺諫之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無何劾其從弟賓之貪猥無狀愈不合者昭々矣秉國者例以嵩之所用不復召而不知實非其客也悲夫才與位相稱位與時相值猶遭迴困躓奪於權要牽於事勢有不得盡其施設而稍著於毫末者亦可概見也諫草字畫秀拔可擬蘇文忠公詞嚴義正根據經史較陸宣公奏議不相上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可謂老成而典刑矣雖然廢興成敗自古有之有元太祖即位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寧宗以儲貳不決六年庚辰閏



八月乙未變生於彌遠楊皇后之謀魏了翁入聽遺  
詔慟哭殞絕真德秀寓長沙遽頒遺詔罔知所由上  
饒韓滂涕泣以殞其人心為何如也遂使三綱淪九  
法斃中國衰微而無恠也夫天命之去留不待問鼎  
而始知其成敗廢興皆其自棄而後天弗顧之矣史  
彌遠楊皇后罪固滔天而理廟雖無心得天下弑君  
之賊不討因而利之惜乎先生不當嗣國之初身任  
諫諍之責誅姦雄於既往必以臣弑君凡在官者殺  
無赦沐浴而朝曰史彌遠楊皇后弑君之罪請正之  
則理廟之天討當如何哉或曰魯桓無王十年書春

王正月殊不知十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  
歿而法不得赦也故并及之旭字德昭能詩清慎視  
其所尚可以驗其為人

黃山圖經詩集序

予嘗讀禹貢一編豈後世輿地圖山水經之北也觀  
其規模次第治水曲折何必研丹吮墨然後謂之圖  
哉儒先以經文如化工史文如畫工况大禹告成厥  
勛凡操觚左右是亦聖人之徒也故尊之曰經則史  
文謂之畫工不誣矣天下之山旁礪綿亘起於崑崙  
伏流地中泛濫溇蓄溢而為黃河則又水之源委也



江南諸山之大有天台天目天目高一萬八千丈而  
黃山僅一千一百七十丈迤企于黃山何也以地勢推  
之錢塘迤遞滌流而上尾蟠頸轉為灘三百六十石  
廉利劍戟狀黃山雄拔最高處浙東西宣歙池饒江  
信列郡之山蜿蜒聯屬殆若培塿湯泉閔靈孕秀清  
泚香滑支分派別東南導于歙址達于宣南潄于錢  
塘又南會于睦過大鱗入于衢自衢之西浮于饒至  
舉根西北逾于貴池是其餘波也識者以為小崑崙  
焉黃帝公孫氏都于涿鹿校黃山相距數千里許未  
必棄萬幾之繁遂高引之舉而問道廣成子受胎息

於容成子蓋出周書異記其說不經至今丹竈棋局  
駕鶴之洞泠蹄之石宛然猶存但從望仙峰頂乘龍  
上昇與鼎湖天山之事不侔矣得非世人好瑰嗜譎  
傳之不曰黟山而曰黃山者理或然歟吳君諱華祖  
字子庸號庸窩劬書樂善雅志優閑集八巖十二洞  
二十四溪峯如源皆三十六各有名名各有實綴以  
為經洪君舜民繪而為圖大夫士把玩亦可概見矣  
益哀李太白賈島以後人詩而曰題詠前續集一日  
其孫匯索是集以邀予叙予猶憶童非時獲鄉先生  
吳公古梅鮑公魯齋二三公遊黃山記喪亂之秋精



神衰耗其三人予失之矣當時海宇寧謐人物豐阜而諸公曠放有韓退之登華山之雅趣乾饌肉脯每至懸崖峭壁必長繩牽挽而進襍被幾月不肯去天都峯有云鐵笛一聲天未曉吹開三十六峯雲矧子庸於古梅生同時又同譜系推賢嗜好彼此殆必聞風而起也歟不可得而覈矣予以先公筠軒先生舊作畀匯俾加蒐輯而僭為序其首用克別集匯字德淵力學有詩聲他日尚當與詰山靈而共賦之

黃山採藥圖序

山輝而潤水流而方此珠玉之所在也採玉於山斗

折而入火燭其幽迷繩識其阻險採珠於淵没人善泳蛟龍襍處螺蚌旅居厚貨足以資身初不利於人也奇藥必特生於懸崖蔓延於絕域靈根異種或出於蓬壺海島人苟得其七筋可以挽枯蘇稿非惟足以資身而利於人也無筭矣吾郡黃山號為新安巨鎮其峯三十六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有八又有湯泉陰煮冬夏不竭每遇丹發波涌騰沸荐以小罌盛之經久其香宛然不壞黃精黃蓮細辛甘草蒼朮茯苓盡堪咀咀世傳皇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丘公講道于是故改黟山曰黃山厥後曹阮之屬



相繼仙去山鐫石刻俱紀其實同里汪氏子名仁字  
景榮殖良劑士大夫署其室曰種德稍以宋清傳况  
之一日袖黃山採藥行卷以干當代能文辭者予惟  
景榮摹是圖志趣之高可知矣將之浙東轉而天台  
擘麒麟脯飯胡麻屑石橋吟詩當不減無本上人曰  
言師採藥去景榮起而謝曰仁採藥名山幸不落莫  
吾事

朱氏族圖序

天地之初惟有六姓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諸氏  
蓋紛二矣我文公先生註參同契托姓于鄒本春秋

邾子之國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裔武  
王克商封曹俠于鄒今之魯國鄒縣是也新安朱以  
姓顯奉使諱弁字少章吏部諱松字喬年奉使為文  
公三從伯父吏部為文公父相傳闕里有井吏部生  
而白氣從井起文公生井中紫氣如雲嗚呼芙蓉綉  
水儲精孕秀大賢迭生即鳧嶧洙泗也文公托姓于  
鄒豈偶然也哉文公先世居歛之黃墩得非遭巢寇  
賴墩名以辟禍如唐德宗諸孫曰德鵬曰德鴻曰德  
鸞亦基始於黃墩焉尚書文簡程公諱大昌嘗以黃  
墩地勢狹隘貴家侈族蕃衍盛大似不能容殆暫聚



爾暇日方外交奇公瑞遠借繼榮來訪袖示竭田朱  
氏流芳圖以徵予文按圖十四世祖諱崇道聞其先  
番陽朱家村以萬戶侯戡歛遂以質雄十一世祖諱  
希聲遷古溪王村九世祖諱汝霖再遷竭田五世祖  
諱伯鳳字儀之贈迪功郎四世祖諱瓚字君玉配程  
氏封孺人丞相吉國程公從孫女三世祖諱斌號曉  
山入元授休寧歙縣潛口務副使其可見者如斯而  
已雖然代有遠近事有得失固非臆說也經史零落  
而學者不見全書吾道之不幸也譜系放失而人子  
不見全編宗祐之不幸也韓魏公曰謹宗牒而不忘  
是思之

先塋者孝之大也若朱氏十有四世諱某生死月日  
葬某山某原備錄弗遺其較魏公僅及八世庶乎其  
可矣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則為子孫者試以  
是思之







士院以蓄英才凡講明治道悉資匡弼郡縣署知府  
知縣員領廟學事凜弗敢墜六年冬僉事黃公行郡興  
安所至學校荆榛安靈無位牲殺不享公慨然刻意  
興崇初府學大成殿前教授陸君德原剏造徵材西  
蜀運甃姑蘇高敞雄峙為東南最意有數焉而歸然  
獨存兩廡三門災肇工某月某日落成某月某日言  
言翼：丹堊飛動觀者增氣飭夫子像四國公十哲  
以次十有四人華袞端圭儼坐相嚮又遷紫陽書院  
多士戀慕規亭曰思賢用寓不忘魯聖人父母之邦  
雖當劉項干戈之世而絃誦不絕故曰曲阜闕里也

今紫陽文公之專祠發源其闕里兵興以來將十餘  
禩大山長谷之中往：服方領習矩步躬修齊之學  
明進退之機曾不以死生禍患喪其守先生之流風  
餘韻尚或見於此歟入其里巷行避路而耕讓畔龐  
眉長者侷僦俎豆雍容鄉飲以詠教化之有成則思  
賢之心庸有既耶公名某字德芳蒞政矯：屹不可  
犯是役也知府魏公均祥勸相有方宜率聯得書云

溪山一覽亭記

元帥汪公仲玉負城之東構屋數十楹扁其揖客之位  
曰思隱禘山而上迂迴詰曲又覩亭三間榜曰溪山一



覽日奉尊府君嘯歌其上時府君八十餘精神堅悍如五六十許人琴書擁前其旨徐進一門之內恭大色瑩咸以為孝感好事者又名曰老人泉一日寓書槐塘上使予記之予曰新安溪山之國神明之鄉也其溪山之好公一覽而自得之矣待予記予之記異於是地以山顯山由人重苟不因人而重則金谷園林崇山峻嶺不過猿啼鶴淚荒榛委弗而已山自北來磅礴綿亘若手指而森布之可數者三十六降而舒徐平行曰雲即昂為雄峰如人跛倚睨視諺曰大

牛山或曰大人山諺齷齪不可更云西而憑陵八面曰靈山延而曰黃羅或銳或凹如卓筆如馬鞍東而融結完密曰問政南而奔走起伏曰城陽紫陽則隨然長巋然高以正山之脉絡如此水自東來鄣山之區瀦而為乳溪疏而為東港油油安安殺于西溪北而竊嶺之下洄波急湫重洲疊渚折而納于西溪之口西而浚為湯池匯為昌溪衝頽急險勢若雷吼故與西溪會水之支派又如此公凭欄而休之隱几而思之北望黃山則軒轅氏之鍊丹也雲即則越國公之陵寢也東望問政則聶師道之封劍也南望城陽



則許宣平之故宅也紫陽則我文公先生之廬也一時貴富榮華軒軒磊磊俱已蕪沒漸盡聖如軒轅賢如文公高風遺躅未容企及王侯如越國神仙如許聶亦可寄聲名於穹壤間風清鐵馬月明鶴馭精神上下豈無百歲之歸乎公名同聰明駭勇越國世家其運籌決勝所嚮無敵可謂無忝厥祖矣且不徒恃於武也閒居暇日與士大夫優游鄉人不知其所以學買田卜築曰知本堂又教四方有志之學者建育山書院藏書數千卷割田數百畝又奉親經營於斯亭皆可紀也孟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吾老矣將以竟天下之一覽不可乎公咲曰可

游釣石記

去年冬予訪周彥明于靈山時余患病痛不良于行不得游方塢所謂茅三間者今年春鄭希貢偕彥明陳自新鄭以孝強余游茅三間又未識釣石之為勝翌曉芒屨踏雨沙逕瑟瑟絕無泥滓彥明命女奴挈榼酒請飲釣石以別余始獲据石上而諸君相次坐列其高十數丈其闊如高之二其色黝黑其制甚方如印然而不剝如臺然而不頽不倚嗚呼天造地設鍾英於是又矣柰何鬱而弗彰也荆棘草莽樵夫牧



豎日相過焉而不顧一旦幸遇吾徒咲歌徒倚而托  
跡文字間用貺於世者則石之遇舍固有時哉畫之  
者以孝侍而從者程氏子若淵購是石者鮑尚綱因  
其好可以想見其為人蓋余友云

延薰軒記

已丑春予歸自南閩三十室大氏槐塘之瀕寂後得  
地心園幽阻曠夷談者以為有隱君子之趣焉柰据  
坎僚兌九夏炎燄歊歊不易度於是命工構木為架  
以松枝襍置其上雖濃陰翳鬱清風未肯留焉窓後  
有兩樹左者不幸為大雷雨折禿右者尚依依葱蒨

可喜自是南薰經斷壠洎叢篠略無蔽塞直抵于樹  
樹偃蹇搖撼不自支時時散涼氣分餘韻以入于坐  
榻焉予因嘆苟非雷雨折禿則樹之左袒者清風專  
為已設幾不為我有然後知造物之陰厚者顧不多  
歟客有從旁難曰是風也長養披拂殊異秋冬之為  
當舜時君臣明良民安物阜是風寔來冷然着於絲  
桐成王之時四海無虞制禮作樂是風寔來鏗然形  
於詠什今干戈剝削髡灼於摧傷零落之餘是風之  
來殆虛其應或者不可乎予曰不然南薰遇其時聖  
賢娛於已以及於民不遇其時豈不能自娛於已歟



淵明在宋武之時北窓高卧自謂羲皇上人獨非晉之  
季世耶客不能答遂執筆題其軒曰延薰且為記

三峯精舍記

我先君長於先兄敏仲二十有二年先兄敏仲長於  
仲十有九年不幸已丑夏先君棄背則為父子者四  
十有二年丙申秋先兄繼往則為兄弟者五十年矣  
仲幼羸多疾先君愛之甚不忍舍去奇辭奧旨必傾  
心為之盡以故仲之學先君之教也嘗侍先君先兄  
坐筠軒中先君作筠軒記有曰霜筠萬枝影落上下  
何其壯也因自嘆父子兄弟商確文字間今日未知

其難遇異日即其境思其人低回有不可及之恨然  
後知其為難遇也仲遭亂以來每過城南舊居炎埃  
瓦礫未嘗不佩服遺訓潸然涕泣客授槐塘十數年  
凡三遷晚始得心園之地前列三峯呀互起伏故榜  
曰三峯精舍用懷吾先父兄焉雖然世人重其外者  
必戕於內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惟能孝其親者  
大舜為然慕舜而不至學者也吾家先君賢者也先  
兄又賢者也彞倫攸叙恩義兩融人視之為賢父兄  
我敬之為嚴師友今也親終杯圈口澤存焉琴瑟書  
策手澤存焉兵燹之餘俱以乾沒兄喪連案同業傳



服豈能有其彷彿者山巍然高以大剡奇削巧晴煙  
曉翠千態萬狀朝而拱挹暮而儀刑千載一日如見  
吾父兄也眉山蘇氏抱特立之資蘊超卓之學假木  
山以文字自娛豈真泥於物哉嗚呼吾祖待補公與  
先君先仲父侈以三峯自况彼一時也吾父子兄弟  
再以三峯自借此一時也某衰白長兒文虎次兒文  
鳳頗志于學以紹先世此又一時也不知造物者將  
窮其躬耶抑裕其後耶山君有靈試從而詰之

白石山房記

同里洪質夫氏以圖及書遣其子燁自家來槐塘走

百餘里致其父之命曰先世居歛南之葉村壬辰濁  
亂其屋燔焉其人穢焉乃卜築巖下題曰白石山房  
先生不悞其有記諸按圖峻嶒嶄絕者巖也雲氣黯  
淡暹暹下巖半不可目逆天晴稍稍山自雲中出矧  
奇削巧縱手摹心識又不可竟土名通判巖意者有  
是公擇是而潛焉最是天子墓不曉何代君地勢平  
行且十數畝細辛黃連茂密叢生採藥者紀其神驗  
異他產君之築坐通判巖下而對大葵山即天子墓  
也兩水湊合諸峯環挹水中有無鱗魚素不經香餌  
間持竿以漁一擲即得山多夜光木性鍾離火冷燭



夜能燭物鑿池可以蓮關地可以蘭可以菊規亭可  
以坐可以吟可以奕客至飲食可以信宿其塢犬牙  
峭峻石廉利不類在入境昔程萬八遂窮幽邃茅茨  
兩家曰龔曰碩男婚女嫁不減朱陳有一老方巾踉  
躑踴迎客狀俄而黃馘覩齒雜然上坐者祖父也意  
氣恬熙略不知世變程留三日歸告好事者追蹤不  
復得雖所傳不經然桃源辟秦其龔碩者亦桃源之  
徒也非歟質夫聰明洞達以才能稱先是統鄉兵攝  
鎮撫尋授昌化縣尉丁時勛勳明哲自保有丈夫子  
四人率精敏可念吾計洪氏之興未艾也不特此白

石山房而買田建覆船書院尤可書也嗚呼梅福奔  
南昌尉而遇仙君以尉昌化厭囂嗜寂安知不同解  
石仙往來于二山巔耶質夫名相今年五十有三少  
予三歲非之類賦負志味立子時亦聞之遊覽亦  
世謂中稼友軒記山當以謝其奇之樂也  
同里吳彥冲好學能詩卜居潭石之上潭深可數百  
尺淵渟清冽亘石為底以故樂之而不厭署其軒曰  
稼友兩年客授棠樾常所往來詰旦治行敢以記為  
托且曰廣大甫幼侍先君走東南年壯氣銳謂功名  
可戾契致初不自知其何如也二親弃背干戈崢嶸



生意益落度無可努力遂薙田數十畝手足皸瘃其  
於困苦而不振若今雖廩粟亟餽以舒朝夕憂然念  
子姓遨嬉將墜于學辭之決而去之果矣子無吝一  
言予曰田已井授家無阻飢六經既作人無異說井  
田廢常產失六經熄常心虧此三代之所以不可及  
也嗚呼彥冲儒者也當以儒道告之樊遲請學稼夫  
子胡為非之陳相負耒耜孟子胡為闢之聖賢扶世  
立教士之志大農之業專惟恐其淪於卑近而昧其  
遠且大者吾願以心為田仁為穀種忠信為根株樹  
而立之禮義為枝葉沃而茂之物慾為穢莠又從而

爬梳之不瀆耰鋤以豐登不假雨露以秀實奚翅富  
人之稼少秕不腐而君子所以異者如是於是彥冲  
釋犁披襜以謝曰稼乎稼乎吾尚友古之人

### 重建蘭將軍祠記

時至亡隋此何時邪天下極亂之時也大則連州跨境竊  
取名號小則千百為伍以效鯨鯢為人上者方事盤遊睽  
莫之制然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甚言乎分之不可一日  
紊也則夫守土謹節于一時若蘭將軍者豈非難哉將軍  
諱亮歛入隋開皇九年併黔歛入海寧以隸婺州遂廢歛置新  
安鎮文帝愛將軍之勇命將兵守之經煬帝淫虐致大



業之亂僻處一隅屹如保障鳩輯和洽恍不識干戈  
之苦其植德於人人者甚厚距城十五里曰浦口巖  
巖峭峙歙海寧兩港合流奔駛鄉人尚識之曰將軍  
屯兵于此舊有祠宇蕪穢弗治洪武己酉彌月不雨  
主歛簿維揚繆君仲禮沿省檄營漕浦口重念民生  
多艱微粒食何以給賦稅支力役練日齋後稽首曰苟  
甘澤隨霑以北有秋願復神位六月辛巳乃雨丙戌  
丁亥又雨七月丙申又雨溝澮瀟瀟良苗奮興迅雷  
閃電白晝晦冥雨必自南來咸曰將軍炳靈用答於  
我簿考工有日紫陽方士黃持敬以記為諉仲為規

時未遭逆燹城西門有蘭將軍廟金帽錦袍挽弓以  
射河西五鬼山陰陽家僣之不利射以厭勝則拔山  
蓋世之氣亦可概見嗚呼新安靈顯故國王侯一門  
香火鼎盛將軍捍大業之亂與靈顯特後先耳餒而  
不餓豈人情也執聲敲鐵騎月明溪上意英雄不死  
必往來乎其間也予作迎享送神辭三章使髻白歲  
時歌之

有將軍兮貌魁奇金花帽兮紅綿衣彎弓弦兮月半  
規神左右兮鬱祈祈曾伏兵兮敞巖扉水粼粼兮山  
巍巍朝而上兮玄猿啼暮而下兮白鶴與飛神彷彿



方來歸路曼曼兮疇依春而不亡白雲與飛鶴兮  
有將軍兮蘭氏當亡隋兮李世稟英武兮捍鄉里神  
之靈兮洒其雨電推幟兮擊雷鼓水洋洋兮悉沮洳  
易荒沚兮為豐稔莫桂醕兮薦禾黍神之醉飽兮我  
心喜未年其間山寺有碑記三章其言曰歲  
浦之口兮兩水間石礪礪兮山巉巉樹枝樛兮不可  
攀虎伏坐兮鬼撼攘倏而來兮忽而還烟暝兮雨  
班兮走旗旛兮馬嘶寒警慕蘭兮心溥兮王封一門  
方山樓後記  
曩昔休寧陳自新客授鄭翰林家塾子退老槐塘上

每見未嘗不道程君姓名又未嘗不以方山樓記為  
請丙午冬予寓溪東孫君安卿擊舟坑口群峯攢蹙  
亂石峭拔倅劔戟狀溪流平布有魚浮湛意與游者  
相樂自新袖示朱趙二先生所為文章盛稱樓居之  
勝計其道里僅咫尺耳因循欠一登覽迄今松篁猿  
鶴踈煙冷翠恍墮清夢歲且盡自新詒書來速記予  
以鴈蕩天下名山自古圖經未曾記述雖謝靈運為  
永嘉守着辰山水佳處不知有鴈蕩由及嶺而遽返  
也論者以自嶺外遙睇之絕無恠特至谷中則巍然  
嶽然玲瓏刻峭似沙水蝕齧觸處象形嗚呼豈可臆



度而想像哉朱先生曰吳大帝廟于層巘曰孫王山  
樓之所枕得非地勢融結坡迴路轉如桃源避世別  
一仙境機杼相聞軋軋有聲乎趙先生曰屋前有山  
端重若屏得非不跛倚踞肆觚稜有截弗磷弗列如  
越南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故曰方山其以是歟雖然  
滕王閣之壯觀固非茲樓比也而王勃鋪叙殆盡以  
身歷其地韓吏部文掃八代委靡之習而曰江山之  
好尚能賦之亦以不得寄目為恨焉君名其字國英  
號靜翁胄出忠壯苗裔雅樂山趣以靜為體以壽為  
効其能講明夫子所謂仁知之旨非耶况二先生與

之莫逆諸公貴人孰不交譽之何時登元龍百尺幸  
勿以餘子相視君必曰可

宜亭記

天地之大廓乎有容無所往不利其宜也人生其間  
時有否泰才有通塞然後謂之宜與不宜形焉攷之  
昔賢司空圖曰量才揣分毫而曠當三宜休孔幾曰  
年至為丞不能進退即官負二宜去是宜也燭幾決  
疑固出於人心之本然亦有迫於事勢之不得已也  
宜乎宜乎豈易云乎哉建德錢德宜吳越王錢鏐之  
苗裔幾世孫諱某舉義兵殲方臘反宋朝立廟謚惠



濟惠顯兩侯廟在淳安之蜀口又幾世孫融堂先生  
諱時折節改行以儒術著德宜重罹濁亂寓歛小溝  
遷乳灘自蜀口分今居柘原萬山峭拔最泉石幽處  
規鑿為池而構亭其中植蒲與蓮日借客裴回而吟  
歌焉且曰地偏宜隱景物宜意老去宜閑署厥顏曰  
宜亭間千方思誠以記為托思誠嘗授學於予其言  
可徵遂記之夫宜順適之美名吳越王勲德與五代  
相為終始其詳已載史氏惠濟惠顯不以時之否泰  
而盡忠融堂先生不以才之通塞而力學無所徃不  
利其宜也而德宜獨斷然泥其時拘其才以為不

可為而不為自甘以肥遯其志必有所宜矣德宜名  
深酷好寫梅弟名清守德樞能誅亭勝記曰宜兄宜  
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德宜勉旃

澄潭泛舟圖記

夫人妙齡氣溢其視泰山丘垤滄海盃勺舉不足搖  
諸中者由經涉少知慮淺老而思之有悔焉不悔焉  
何也韓退之登陟華山峻絕不易下繼以慟哭常為  
好奇之悔蘇子瞻艱難瘴煙中出元符庚辰渡海北  
歸有茲游奇絕冠平生之句曾不少悔以遭謫官較  
處安之時異二先生當以氣勝豈可優劣論哉予幼



侍先兄敏仲獲與張君定甫交或篝燈紫陽策杖南山題詩水西日以為凡乙丑夏苦雨濤濤洪濤澎湃城不冒有咫尺定甫買舟載酒漁梁三人醉眼模糊而不自知明日水落岸壅沙痕始相顧失色於是金碧溪繪圖先兄記之先君又跋以申履險之悔濁亂以來先君棄背先兄定甫俱以物故予逆數漁梁挈舟時忽忽四十四年欲蹈往跡父兄故舊無一人在者且追其樂不可得敢忘悔以負先君之訓耶戊申七月既望偶會楊鑑泉呂德昭于巖鎮長空無雲晴色爛然德昭駕船以償清興予咲曰子瞻赤壁之賦尚

以二客不能從况鑑泉德昭清姿雅韻可嗣漁梁故事耶自澄潭經上下渡油油湛碧而波不驚艷艷光揚而月初吐衣袂而有備杯槃以自適使先兄定甫可以復生其樂當何如耶鑑泉妙畫過碧溪遠甚第予白髮摧頹才謏識薄不逮父兄為可恨耳德昭命吾兒文奎飭紙筆以記請乃記之

重脩紫陽書院記

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清純園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林即幽曠以宮以田以講聖賢之絕學蓋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遠道義而薄



詞章則書院之設凜凜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  
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朝  
京考功奏為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  
新安股肱郡意嚮甚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什厲精致  
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橈風雨  
欲壓詰諸生與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  
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奔馬荆  
棘之區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桂契卜東關鳩材就工  
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玠歛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  
珽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于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者

老仇榮輔齋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黃堂  
辭謝不報時縣丞趙普覺季季以重建為已任祁門  
縣丞吳子固適來攝邑事贊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  
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涖普覺率丁壯數百康以長  
繩載以巨木輾轆輒輒歷險弗循如蹴平陵於是宸  
翰屹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侯益以倫堂  
之楹鳩昂鱗次黜堊塗墍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  
揭虔牲肥酒列神其眇饗濟濟從邁莫不咏侯之賢  
如魯僖焉諸生請曰子稔知顛末可碑之以文仲竊  
謂聖賢之道與元氣相為久長時有隆污元氣未嘗



不貫其中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也夫子不生萬世綱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為山之重吏部章齋先生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為講學之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燾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斯侯字明善構鼓樓警所夕浚陂闡虞早曠衡陽臨川屢建廟學興石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十月唐仲記

爾外以止齋記之數種天也且古今體備無窮本末

洪武八年冬十月邦侯欽承其然而不昧其而然卒聖命講鄉飲禮汪止齋與予坐分東西止齋踰階而揖以予目瞽也退而請曰良也見人之紛拏隳突胡不自安乃以止齋為號如董安于西門豹之佩韋佩孩也予老矣其肯為我記之上天下地乾坤者天地之象陽三連為乾陽主動健之義也陰六斷為坤陰主靜順之義也作易聖人曰始萬物莫盛乎震終萬物莫盛乎艮何也震之初爻則乾之一陽故震為長男蛇虫驚蟄草木發生春之卦也非動無以成其機



艮之初爻則坤之三陰故艮為少男蟄虫坯戶草木  
歸根冬之卦也非靜無以固其守譬猶山靜也山澤  
通氣其靜中有動乎水動也靜深有本其動中有靜  
乎靜為山體動則氣通動為水體靜則氣聚有此理也  
世之人朝聽政動也夜安身靜也日出作動也日入  
息靜也疲其晝以待夜之所息休其夜以補晝之所  
勞有此理也漏盡而不知止常人也知止而不殆君  
子也道家者修真鍊性原其始而不知其所始卒歸  
於偷生佛家者明心見性究其終而不知其所終卒  
歸於幻化聖人之道窮天地亘古今動靜兼該本末

兩盡聖人之道天地之道也止齋當時隆平資產豐  
裕禮文繁縟壬辰以來雖遭淆亂善於隱伏效龐德  
公不入城府久之後生小童日勘鉛槧置周易一部  
几格間讀艮卦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將忘人矣艮其  
背不獲其身又忘我矣故卦上下皆艮艮其趾其腓  
其限其身其輔敦艮者自下而上其義悉備天下之  
物豈有一物不止其所哉雖然陶淵明不休官彭澤  
賦歸栗里則何由作止酒之詩止者畜也非畜養也  
正齋倘悟此飲食取其適口何必膏粱也衣服取其  
蔽身何必綉縠也器物取其質朴田園取其荒頓豈



有一毫過分也哉先儒云讀華嚴經不如讀一良卦  
吾儒之學異端之術豈可同年語哉作止齋記

峯溪清隱圖記

夫水中可居為洲未聳水中可居為山也陽外主剛  
為山則艮之象也陰外主柔為水則坎之象也坎下  
艮上豈非山下出泉而蒙之象乎予行天下見京口  
之金山審易之落星洞庭之君山昌國之補陀烟波  
萬頃汪洋浩淼而金山落星君山補陀雖大小不倫  
其形峭拔其勢飢兀若浮水面然新安山水雄江左  
東西山環擁東而為溪淺狹巖巖怪石森劔戟不堪

輸載南則滄瀆深靚商賈往來舟尾相銜諺謂東西  
九埭漑漑不如南港之利涉潛通兩浙之貨殖也峯  
山距城可十餘里山當休歛二水要衝屹乎中流不  
跛倚不側弁昔浮屠締構於其巔署曰周流屋毀不  
存至正中隱士鄭師山釣而遨焉左丞余公庭心書  
曰鄭公釣磯二公秉節凜々殆與山俱高方士良世  
居溪瀕吾見文虎未仕江安時講授厥家未始不道  
士良之為人恂々嚮善劬書不輟鄉郡推擇為府史  
予每遇士良道旁罄折執弟子禮甚邇來盲廢杜門  
却執將二襪矣一旦袖示揚天鑑所作峯溪清隱圖



暨汪仲魯氏叙文願邀予言士良既從文虎游耳目  
荐熟吾意必來請也士良省侍朝夕在親膝下其調  
饌温清油、翼、雖無盡可也第慮婉畫喬遷或異  
境或鄰封展而玩之使吾釋故園之思者盡其可少  
乎哉蓋為他日計也漢方仙翁子孫散處歛睦間縱  
譜系失傳皆其苗裔也倘有登釣臺則望白雲村而  
知方干所居豈無登釣磯而望潔林茲非士良之所  
居者乎士良勤以勵已庶以養心庶幾無泰清隱之  
號矣士良勉旃

東白軒記

天地者傳舍也光陰者過客也人之志趣不同嚮慕  
亦異紛紜揮霍晝或不足夜以繼之所謂聞鷄起舞  
有志功名者也秉燭夜游有志游衍者也東坡先生  
剛腸直道不容于時謫宦黃州豈不謂江山恠特波  
濤洶洶烟霏草木凄其蕭瑟憫往古之英雄吊當今  
之陳迹而安在哉曹操駕樓船治水軍雅以吳非我  
敵也周瑜年且富黃蓋裨將大風助順一炬而燎之  
白首書生相傳口熟於是乎天下安危之日遠矣先  
生浩然胷次與世俱忘獨壯瑜志孟秋之夕月輪似  
畫棹翻素影盃吸清暉客主問荅鋪叙成文枕籍舟



中則尚夢也東方既白則以覺矣不知赤壁之山赤壁之賦環竒詭異孰為伯仲耶論者使人如罾蛟捕虎其目未旋而手已失之矣同里曹從善自幼萍梗江湖重遭淆亂迺歸鄉里構屋城南隅榜曰野航東西飄泊若不繫之舟何所止乎偶讀是賦深契于心命之曰東白子其荐為記之夫夢者精神之所會也猶晝之有夜也覺者寤也猶夜之有晝也從善學問日積吟哦日工將辭幽側而漸進乎高明矣泰山之上日觀泰山者東嶽也日者寅賓暘谷亦東方也泰山之高觀日之出其巖二蓋滿於六合矣邇授貫

酸齋於補陀觀日行觀於山不若觀於水其光耀數萬丈其動盪數萬頃與日光相發也赤壁之東白近水濱故也從善敏於愛日尤宜勉之

赤壁山拱壁軒記

天台四萬八千丈洞庭七十二峯何造物者獨私於天台洞庭者哉吾聞南閩有山如俎豆西廣有山如馬肝柳州陽德所鍾少人而多石所以限要荒者與中國異不惟產諸物也歟西靈山壯麗峭拔俗稱八面靈山盤踞數十里每當天陰雷聲虺虺在山半人行山上巖花野草苾苾太甚故曰靈山同里程德遠



構樓爽塏面方審勢位乎允命曰騰秀矇戶僚勝位  
乎良題曰拱壁德遠告曰騰秀有記先生既述之矣  
可無意於拱壁乎再四懇益勤予曰易八卦震為東  
離為南兌為西終萬物者莫盛乎艮艮為北山之象  
也天地間至圓者天之象至方者地之象壁體圓象  
乎天也圭體方象乎地也寶不能自著壁藏於山含  
於石山有玉而山輝川有珠而川媚至寶之所宅也  
今夫靈山重疊似樓臺方整似碁局未有似乎壁者  
何居曰不然桂林一枝一枝扶踈其餘皆桂也昆岡  
片玉片玉乎尹其餘皆玉也冀比空羣豈無逸足乎

陽春寡和豈無善謳乎一丘一壑尚堪娛情千林萬  
壑果無適興乎昔東坡以蒼壁擬諸山而詩人以水  
旋立如壁以擬諸水論至是其義夥矣至正初予納  
交令先祖仲僖端厚簡默恂恂好善積之而愈深植  
之而彌固德遠膺其世澤繩其祖武持身如拱壁保  
家如拱壁蓋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也德遠  
勉之

為善堂記

為善最樂者東平王四字符也為善者前石巖平章  
公二字符也平章嘗為廣信太守得郡從事之賢曰



吳公萬里為人侃、好善不息大書以寵異之至今  
重惟兵燹堂與字俱存其孫真悚息特來請記仲惟  
至正初天下極治人才項背相望大名昭焯如達兼  
善趙子溫秦裕之兄弟烏古孫幹卿道童公僅六人  
石巖則道童公號也幹卿與予善所以於諸公相知  
最深嗚呼其忍言諸夫善者惡之對也善可為也惡  
不可為也曩從學高郵龔子敬先生有云善本心生  
惡從外來善惡皆發於心蓋竊疑之後讀集註言性  
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則  
先生之言豈欺我哉為善最樂夫子曰君子坦蕩、

小人長戚、與曾子心廣體胖仲舒所謂安處善樂  
循理同塗合轍在學者引伸觸長固不待章分而句  
析也吳氏世以衣冠顯其曾祖南窓公於人樂善不  
翅已出歷仕以婺源州同知告老萬里公自廣信再  
任致仕徽州路府判一門父子金紫煌、鄉人不祭  
其富而祭其貴且壽皆為善已試之良方而未食其  
報者有俟於後之人也若力田乃穡有龜若藥乃康厥  
躬若器乃利於用予悉紀其人物交游之深及仲受  
學之由反覆著明以見承平之盛况吳為世臣乎真  
嘒々好學克克其宗故喜而畀之以刻堂祀



孝友堂記

夫孝友之道出于秉彝之固有豈自外至哉故人之事父與兄因其性之本然盡其職之當然為人子為人兄弟初不自知其孝友也而人見其孝友然後孝友之名立焉 聖天子即位勵精圖治凡有選任必盡其方雖郡邑掾史必以抵業之家賢良子弟為之蠲田二頃泛役為例於是槐川程君伯達暨其族子用中俱以故家子克府史時守候王公御厚以政事稱嘉伯達之賢凡民情事多訪焉時本都暨毗都酒醋課程之弊民甚苦之王公因其言遂申除額民甚

德之未幾考滿赴京有南北對遷之例伯達得遷西安府用中遷同州相去二百餘里而王公亦守西安又獲二天之庇矣無何伯達物故王公亦終而用中亦喪羈魂之淒涼無可為主者伯達有子華字德遠憂浮顏色痛摧肝肺即日趣裝往長安將取父喪焉用中之父志亨身老而孫弱念德遠之行貧無以為贖而心事之苦有難於言者德遠義形於色許以取用中喪俱載焉或者難之長安居西北形勝風氣寒洹曾未逾歲皮皴足裂辛苦萬狀不獨道經潼關崎嶇峭拔而舟泛淮河渡楊子大江蛟龍窟宅俗傳蛟



龍惡腥聞簸浪鼓禍德遠拜曰皇天后土願鑒微忱  
駕滹沱之水車暴伏波之馬革倏耳過險乙卯三月  
還鄉吊者賻者填門塞巷莫不多德遠之功而以孝  
友揭諸堂志亭感德獨厚請記以贈予曰死生者晝  
夜之道也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以人之不能葬其  
喪原隰哀矣兄弟求矣以兄弟能葬喪矣德遠不憚  
江湖之險以全父子之恩斯可矣又能因父子之恩  
并全宗族之義豈不庶幾乎朱壽昌葬宗族十數喪  
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克夫以麥五百斛助之古人之  
不可及者德遠其勗之哉

重建節田靈顯廟碑記  
談者叢謂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封侯固有幸不幸存  
焉若廟食非功德豐衍根于人心者不違尸而祝之  
三代以還五德資生皆聖賢之子孫漢高祖起於沛  
上躡項滅秦自是以降天下殆紛紛矣嗚呼隋失其  
鹿天命未有所屬為豪雋者豈容坐視而不之救保  
鄉邑撫瘡痍寧謐和煦彼憮不治我仁堪依事變之  
來亦不得已也靈顯以兵捍于歙既而禮義孚決威  
武炤焯宣杭睦婺饒暨歙凡六州莫不累化以推盟  
主一旦唐太宗輔高祖即位長安真命有歸納歙稱



臣惠此六州區、鄰境誰解倒懸乎繪象崇祠而曰  
土神筵尊鷄卜默禱斯應奚趨廟食封侯之比也郊  
田距城三十里遺廟壬辰燬於兵燹丙申同里閔義  
善程文募檀者家寢復舊規斧斤於山其材存茲堤  
埴於陶其質甚良工力必齊匠藝必精繇是殿陛廊  
庶靡不如式棟薨崢嶸丹堊翔煥言、翼、弗侈弗  
陋吉辰令節村疇婦女飼糞而絲耨田而租乍賜乍  
雨不愆時度或炙或烹牛羊肥膾鼓鍾鏜鞳吹笙間  
簧紫髯揚、紅袍玉帶為子為孫為侯為將金刀寶  
劍夜吐光芒戰血不蝕倏化為碧周還盼嚮既歌且

舞錫福孔多疫癘不興垂髻戴白陽馬稽顙頓乞神  
休永永無歎生而撥亂反正沒而禦災恤患丕光偉  
烈雖祀之千百世可也予嘗訪郊田之址昂然而高  
偃然而伏狀如穹龜以負于上蜿然而長繚然而曲  
形如蟠蛇以護于外所謂玄武者也亘石可數十丈  
窪深坎圓又類馬蹄土人徃徃以神躍馬陷跡意乾  
坤橐籥之氣未必俟人槌鑿而成也蜀先主的顯彰  
著於檀窳茲甚相協而不可誣者是耶非歟雖然隋  
唐之交神既炳靈駭於見聞而融恩淪於骨髓武德  
四年已立生祠朝夕揭虔用貺不忘不待今像設廟



貌而已歛十姓九汪本其譜系未與九成果安在哉  
故不得不備述之以誌來者

重建乳溪道院記

上古有死而無葬中古有葬而無墓祭後世尤重墓  
祭得非由野祭之說而啓之也歟立墟莽蒼荆棘從  
橫締構祠宇以寓其霜露之思必樹木主以栖神鬼  
營土龕以藏體魄然後子孫之心安焉苟讀後山思  
亭記而孝悌之情不油然而生者未之信也河南為  
衣冠之望俱東漢仙翁之苗裔說之散處歛睦間不  
特績邑之有方氏也初府君慶雲以田園廣袤殷富

起家不幸無嗣於是命胡有慶歸後於我時遠事陞  
弗可徵倘宗族有善繼之者決不誦螟蛉有子螺贏  
負之也既而方氏奮蟄月增歲益垂髫鬢齒携持保  
抱而資產勃々嗚呼方氏興矣胡氏微矣可勝慨哉  
鄆山之區乳水之瀕慶雲埋玉曰子曰孫祔殯于茲  
署曰乳溪道院藩而篋焉翰而垣焉基而堂焉有橋  
幽々有舟浮々雖洛陽之牡丹西蜀之海棠徂徠之  
松淇園之竹莫不環竒麗巧纁紅翔碧綠者奕者林  
而歌者醉而漁者揚々意都甚壬辰倣擾兵燹延燒  
宗文曰以祖宗視之榮枯不倫兩家皆其子孫也以



子孫推之盛衰攸異三世皆其祖考也儲粮購材以  
鳩羣工以繩以刊以陶以概不愆新圖不替舊觀合  
二氏以烝嘗之一日予邂逅東關警日使童稚扶掖  
以進俄有使客躍馬大呼日子非唐先生乎下馬揖  
升阼階坐公館從容請曰善也乳溪道院有記舒公  
道原已述之矣子可吝於一言乎予笑曰聾者不與  
於五音盲者不交於五色豈可強人之所不能乎詰  
旦請荐勤予曰天地之生萬物形化氣禪猶父母之  
於子孫也冬至祭始祖一陽為氣復之始季秋祭禰  
五陰為形成之始所以聖人麻冕以定服昭穆以定  
祭惟恐譜系之不明也而於族氏加謹焉老聃指李  
以為姓范蠡變陶以為姓范文正改朱以為姓鄒斯  
据朱以為姓氏族紛々天下何筭也善字兼善識趣  
不凡有器局立然諾以科律累功得補部奏差輸忠  
服役大丈夫吐氣之秋聞尊翁宗聞七袞有四與予  
同患子夏立明之疾理家凜々有矩式萬一過家上  
塚告於父兄擇子姓中篤厚者為胡氏立後遡流而  
窮源揣末而尋本胡氏者本也源也他日以吾文書  
諸素壁徘徊瞻仰其氣化形化者亦道教之所尚也  
文豈徒然哉



文苑 蠶甕記

雪林僉憲公自婺源抵興安之明日諉予譔天池一  
息記予袖銜一通詣行軒以獻公讀之喜溢眉睫且  
曰燕處用蠶甕題其楣外固中寬纏綿補苴其大如  
甕殆類扶桑之蠶然子綴以文將朝夕覽之以娛情  
焉予家世學詩見斯干考室如竹苞如松茂如跂翼  
如矢棘如鳥革如翬飛未聞以蠶甕為喻蜀之先有  
蠶叢氏論者房駟儲精與蠶同氣其說然矣蚕衣被  
生爰公之政也經緯女工公之文也益綵獨緒公之  
詩也一紉五采公之志也今偃卧一室大江之南雖

無馬毛蠟縮人膚起粟地爐熾肉觥籌交錯酒酣歌  
刺亦可少釋孤憤雖然公之心廓大有容公之才  
瑰奇無敵居廟堂之上何異山林服金紫之貴不趨  
裘褐方將以宇宙為傳舍日月為樞機星辰為棋局  
煙雲為畫本榮悴兩忘隱顯一致陋冰蚕之蠶局醯  
鷄之甕蓋奚足為公發哉予卜黃山之麓甕牖蕭然  
吳蚕三眠老不作蠶承命以文特強顏耳考工有記  
茲不悉書

文會堂記

丁酉冬予辟地坑上旅瑣甚鬱無知己程伯祥別墅



可二里外間親顏面作長揖退未嘗道文字事辛丑  
春聘呂德昭家塾德昭學於予能古今詩聲號於人  
人以故鄭子明王元昭咸來會文字之樂殆勃然矣  
伯祥有子名元從旁諦所以仰講貫之益署其堂曰  
文會德昭請至一再而不懈諉予記之予曰大倫有  
五父子昆弟焉謂之天合君臣夫婦朋友焉謂之人  
合天合有不可舍之理人合有可去之義朋友相規  
以過相資而善友之於人大矣哉子輿氏不徒曰會  
友而必曰以文今為生枝舉之可乎文自六經極矣  
莊騷高峙可並雲漢悲壯可泣鬼神論中庸者或短

之下至二馬楊雄班固莫不渾々奔放可喜求一言  
幾乎道妙矣漢之仲舒唐之昌黎確有定見又下至關  
洛考亭明經載道紹千古卑微之緒成一代魁壘之儒  
未可文章律之斯堂天都金笠黃羅諸峯森布左右清  
溪迤邐若帶牙籤縹帙幾千卷翰墨如晉詩句如唐  
彪分牖列可亂抽以試不待閱市而竟也第交游之際  
憑言檢行果益者之友歟乃友之損者歟君子易疏小  
人易親君子內重外輕不肖貶抑其道求售於人小人  
反是惟恐柶鑿冰炭不雷同於已日侵月軼塗塞耳目  
其於委靡不自振也可哉生字士元今年廿有五歲隆



師訪友意嚮彌篤事親之隙教其子曰樂善甫六齡  
聰明頗稱其家兒尋知程氏之興未艾也荀子云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生其懋勉之予重呂請於是乎書

鑑泉軒記

癸巳夏予卧病浯溪上兒曹文虎購藥于市時天鑑  
寓天寧繪平章清和公像且曰煩起居而翁善自調  
畜病間吾將訪焉雖未識天鑑之為人彼此懷抱懸  
懸癸卯冬胥會歛庠歛衽致辭曰走也癸巳迄今十  
有一年欲丐子一言而不果卜築古巖之高嶺愛其  
地勢幽峭樹陰掩翳軒前有泉一泓潄深瑩潔雖九

夏縮之弗枯迺以晦庵先生詩揭其顏曰鑑泉子以  
為何居予曰天一生水論者洪荒之始混沌未判滔  
滔汨汨皆水也殊不知水火木金土以微著為漸一  
濕一燥二氣五行轉轄乎其中譬如方諸取水則金  
為水母氣類有相含者不可誣也今君舍天鑑更以  
鑑泉則泉為濕之流金為燥之凝妍媸必照豪髮可  
數未嘗不周其用若專歸美鑑之明泉之清則泉未  
嘗不明鑑未嘗不清也嗚呼鑑自鑑泉自泉豈通論  
乎予疇昔泛漁浦之舟泝浙江之潮中秋屆期水輪  
懸空金旺潮生清光萬里月又為水之精者也如是



則鑑泉取義未為過矣雖然晦庵先生師羅仲素仲素所傳出楊龜山龜山程門高第吟咏水詩如半畝方塘一鑑開以水喻道與川上觀濶豈容異趣鑑非真鑑也以水喻鑑也後之學者服膺斯言痛加揩磨澄澈矧可他求曰心而已矣天鑑揚姓名光相臺人父沁庵老人曾任天臨儒學官天鑑游戲水墨尤精於圖形沉静寡言絕無銜耀一水一石不許促迫乃其故態及點晴潤色殆如脫活人咸以天鑑靜得之功如此予重念亂離契濶十有一年相知之久雖欲默而不得默也作鑑泉記是年冬十月唐仲書

重修紫陽書院記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歷茲以往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顛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于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僉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于己未二十禩矣



知縣陳侯則威嗥嗥儒者也咨始惟勤後力有方以  
等以箴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為已責陶  
瓦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盡除朽蠹斗拱四出清  
風棲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翼言言公  
具玄袞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諂不瀆一日邑教石  
仲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  
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  
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  
諱松號常齋尉尤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  
閩婺源本歛黃墩之世家也所以韋齋印章曰紫陽

書堂崇安甥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  
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魂必歸故曰曲阜夫子  
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  
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決  
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  
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  
其可歌也已

忠顯雙廟碑記

昔唐之興高祖太宗削平隋亂以有天下迨乎玄宗  
內外又安可謂盛矣一旦羯胡構兵漁陽人心危懼



拱手而莫之救張巡許遠忠臣也未會於睢陽群醜  
繼迹以及曠日持久於是巡先斬六大將以示威其  
策固已高矣既會睢陽遠長者悉尊巡之為其捕禽  
鼠煮鎗弩甚而殺人以相食巡非忍人也孤城備竭  
支綴喘息虞援師而不至天果以全節付巡遠而巡  
遠死焉惜哉當時血食雙廟是也歛西距城可三十  
里土名曰潛口山自靈山而降騰蹕奮迅雅稱神明  
之居焉宋皇祐里人自北商而還遂奉神安侑於此  
茅茨歆爨爐烟冷落未遇樂施之者淳祐鄉相吉國  
程公言於朝穆陵勅賜廟額曰忠顯加封號曰威烈

英烈又得進士汪景文崇信益虔大闡威靈雨暘疾  
疫默禱不應前元至正壬辰俄值兵燹而廟毀潛市  
汪山獻圖徵工刻意土木祠人弗戒載煨燼焉時事  
劬勩未有紀律出入村僮恣撒廬伍古陳詹希玄募  
緣汪山捐已堂屋三間以葺正殿穹檐以覆之巨柱  
以擎之獸脊歧焉鱗瓦次焉有詹恢助造三門璽龕  
爽愷峻峙闕壯汪氏節之肖越國附祀于廡之左而右  
廡未就於是希玄復哀貲以營葺之三教僧義和同  
協勸相寢室孔安庖傳攸潔鴻鐘賁鼓靡不畢具洪  
武九年夏四月既望希玄以節之請致辭曰龍石光



滋乞予一言將錙以垂永久仲謝不獲乃言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其封侯時有顯晦命有通塞幸不幸存焉其廟食非忠貞扶社稷光芒貫日月不可幸而致也或以為顏真卿守平原與巡之功其有優劣哉二十四郡有真卿帝尚未之識睢陽若無巡遠捍敵則賊乘勢而往江淮保障非唐之所有矣資江睢以中興巡遠之功也豈下於平原者哉按初巡守睢陽詔拜巡河南節度使至德二年祿山反肅宗特拜御史中丞及死

天子憫之俱贈大都督以愧後之為人臣者廟之興而復廢廢而復興適遭氣運之偶然而不係神之輕重也節之昆李世有令德為越國裔孫表忠循孝兩甚協之希玄駸駸好善有謀有為釋褐義和厥績頗著非惟四方之人欲書之而仲亦樂書焉

叢桂堂後記

甲午夏予辟暑寶山一日汪君以元來訪讀予平章山堂公畫象記足地曰辭氣古奧殆不為世俗之文某雖老頽締友焉明日載酒於方塘之隱次戊戌春予僑坑上以元邀予過其家劇談古今用沃孤憤猶未知叢桂之翁茂也癸卯秋吳彥冲受以元幣聘教



督諸孫姪時叢桂盛放彥冲速周彥明氏與予偕往  
則以元華構適成署厥堂曰叢桂彥冲已為之記以  
元曰天香逆鼻將紆子之奇思於是拾級後山山陰  
早寒草木颯颯類風雨聲有桂大可圍五六尺高可  
度百尋衢枝縱橫幽花點綴少焉明月流空清風匝  
地攀援淹留歌招隱士以寓八公之思其上可坐可  
卧其密如翠幄其峙如木天倘使石曼卿見之必巢  
而飲吾徒正不必慕之也因而歎曰稠墅魚龍之裔  
為新安著姓按家乘提刑先生系出槐塘我鄉丞相  
撥巍科登台輔其從子狀元又上春官可謂榮矣提

刑以才畧由甲科發身於丞相為從兄弟曰桂籍者  
乃其世襲也今叢桂建炎間手植距以元幾二百餘  
祀長養愛護愈久彌芳巧與三槐相映以符有德信  
然矣走也遊吳入天平山謁范文正公祠具刻竇諫  
議陰德錄于時美之者有靈椿丹桂之什思以元白  
髮康強克亢古道不作巽懷胎肅態有子而諸孫姪  
芝蘭鬱勃吾知汪氏之興未艾也諫議那能顯美哉  
重念以元亂離往復之際予最故故為後記馮生堂  
壁

天  
晚翠軒後記



天地間四時有先後萬物有榮悴亦隨其先後焉且桃李開於春非桃李攬先春氣使之然也松栢秀於冬非松栢殿後冬氣使之然也歲事崢嶸霜雪貿貿以松栢較諸桃李零落草莽了無蹤跡獨松栢堅真相持歲寒為友宜晚翠之得名也曩予拏舟經番陽時先兄潤甫方贊郡治篝燈夜飲從容而曰自婺源陞番陽紛紜簿書二十餘禩髮雖未白而心實倦矣每思故鄉烏聊山麓東鄰有泉一泓儻鑿渠引泉則有涓滴聲手植松栢則有蒼翠色構亭扁曰晚翠汝其記之不幸壬辰清亂先兄奄棄宣城今伯和先兄第三子也有司

以才請貢于禮部除黃州蘭溪泊官聰明曠達因時進退即解印歸隱故鄉卜築仍扁其軒曰晚翠記曰思其所樂所嗜人子純孝慨望不及為之徘徊俯仰不忍舍其親焉昔吏部朱公韋齋號也其子文公先生復請記張南軒大賢橋梓則而象之不害其同也新安志以唐氏詩書之族莫盛表城門先君子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年八十有一而終先叔兩廣憲史先兄再調宣城俱未遂故鄉之願伯和明哲善保急流勇退英譽藹郁不特榮其身而顯其祖父矣噫日之卯酉日之蚤晚也人之老幼人之早晚也以生始



李八百言之予明年七十三伯和五十釋孫扶掖愛  
敬往來鄉人尚推詩書之盛則歲寒之操蓋可徵矣  
於是乎書

績溪戴氏譜系圖記

夫天譜之者誰而在於易聖人譜之者誰而在於書  
秦漢以降譜之者誰而在於史是非一家之譜天下  
之譜也庶人之譜一家之譜也姓之為言生也因生  
以命姓李耳是也因功以賜姓鍾敬是也因上以得  
姓楊雄是也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屈原帝高陽之  
苗裔譬諸木焉本固而未茂水焉源深而流長未有

舍本而逐末棄源而徂流者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  
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  
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  
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徵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  
輯之既而廷偉圖之今攷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  
于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宋高宗南  
渡迄于前元剔歷中外判壽春評大理榮登科目為  
進士為待補掌教黌宮為教授為糾正若今仲義以  
喜山司僉薦於朝授樂平州判官堅以孝弟力田薦  
任上高縣丞仲庸舉茂才任清忠書院山長簪組相



傳代不乏人昔賢謂以金玉遺子孫未必能盡守簡冊未必能盡讀惟仁厚存心忠信律已孝友洽於家庭行誼孚於鄉曲雖不期遠而愈遠王氏三槐實氏五桂芬芳蔚鬱豈易量哉予與舒君道原泰總角交玉甫以女妻其父彥洪則玉甫外祖也道原之學博極而精究夫豈無自來哉磨礱浸灌得於外家者深矣一日道原偕戴氏子元達訪予城南携譜相示謂當有言故不辭而為之記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十九

唐氏三先生集卷之二十

白雲文藁

跋

江村詩會跋

傳曰君子以文會友未聞詩會之為說也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詩文果可昉而二之乎三百篇經聖人刪定有不容喙柄梁聯句庶幾乎賡歌之遺意下至蘭亭王羲之謝安四十二人獨獻之等罰酒以詩不成太白叙宴桃李園曰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古人陶寫性情其成也適然爾不成不害其為高



奚事營度口吻欲以相壓如侯喜者益可悲焉晚清  
吳先生客授江村滋久康強年逾八十諸公念之不  
忍休也輿致私塾至正辛卯夏建詩會凡會之日先  
生居上座諸公俯伏怙怙盡師生禮詩成果一邊酒  
三行命蒼頭擊缶歌之且相忘次第甲乙間庶以美  
周睦之義息爭競之風其詩不成罰酒以佐歡嗚呼  
古道日頽士風不振貴富之宗乘堅策良歌舞是耽  
孰知江氏一門搜竒抉恠鬼目瀕耳父兄子姓有若  
程督之而不敢廢者於是見先生之教過人遠矣會  
予訪仲弘氏宅幽勢阻綠陰滿窓戶出示此篇讀之  
琅然恨相知之晚也先生既為之叙予附其說以還  
之

黃季倫詩跋

歲在丁丑秋予坐梅口舟中夜將半月色爛然黃季  
倫與程一中吟詩唱出十數字初未知予之能否也  
予技癢亦唱出數十字恨相遇之晚由是下嚴瀨抵  
錢塘逗遛久之後三年予設教金陵季倫談妮  
得故舊甚且束裝上京師又數年入史館編遼金宋  
三史銓長洲教予方游閩南未幾君署紫陽精舍干  
戈擾攘而時運亦旋以變矣辛丑春君自番禺未出



示一集予嘆曰世道卑猥意思荒落讀今人詩不逮  
古所為而迫近古人者惟君之詩乎三百篇經聖人  
刪定不敢以格律之漢魏晉宋不得為商周唐宋不  
得為漢魏晉宋亦時使之然也君之詩典雅有似十  
九首者冲淡有似謝宣城者高邁有似李翰林者雄  
偉有似杜工部者舉筆模寫動效古人蓋融會多鍛  
練熟殆非臨事草草流連光景而已也予齒肩長於  
君才益短澁於詩縱強馬而不近涪翁所謂自成一  
家始逼真則君之鼻祖尚可法也予不敏當期以共  
勉是歲三月晦唐仲謹跋

題八駿圖

讀杜工部馬詩雖工柳儀曹晉問益工韓吏部畫記  
八十三馬不厭其多蘇翰林十九馬不覺其少所謂  
詩文照耀今古雖無畫馬可也曹君時齋篤意好古  
家藏八駿圖驟者臥者蹄齧者水飲者草齧者必穆  
王西游宴王母瑤池上命造父御以歸休之時耶不  
然何弛其勞而恣其逸又如華山之時耶噫瘦骨崢  
嶸嘶風欲斷苟具眼者不當以群馬比也

題鄭宮講手翰

古人於翰墨率意為之未有不根於義理然後為可



傳也予嘗觀王右軍諸帖凡吊喪問病以為時忌秘  
監不肯盡收委棄民間如青李來禽洞庭霜橘初何  
義理特取其字畫之工耳同里鄭子明袖示六世祖  
良佐公與七從子祖塋拜掃一帖慙慙篤厚孝友之  
意溢於辭表可謂善人長者矣古無墓祭人死則魂  
飛魄散樹木主以栖神而體魄無知不過瘞埋而已  
唐人最重墓祭如柳儀曹曰馬醫夏畦猶得拜掃則  
賢者槩可想見而良佐公為諸父行貽書七從子翁  
然允從則當時風俗之美人倫素厚較近世智愚不  
同各有意趣者遠矣且聞良佐公紹興間階迪功郎

為諸王宮講手植喬松大可十圍迄今兵火之余尚  
存一二其恤孤寡治墓穴每縈于懷子明嗣其後讀  
書劬理蓄積名畫法書不趨拱壁遡流尋源皆本於  
良佐公之宅心者宜其碩大蕃衍而鄭氏為有後矣  
仲先君筠軒先生竈于藤源山中買田剏祠雪林御  
史扁曰孝思陳養吾司僉為之記仲附書其事亦欲  
同宗諸阮有以與其善端久而勿替也子明名晦號  
壘齋云

五山詩文跋

吉侯守中為徽郡知事之三年百事就理六邑士庶



咸歌舞之一日過婺源五嶺雖巉巖險絕江左僻壤也於是想慕故鄉可數千里外而五山實堯舜禹湯四聖人之所發跡韓仲廉為圖汪仲魯為文與夫能言者例為詩或者從旁曰沁水居冀州之野四聖俱起于五山揚休著顯恢々然冠天下而無二何哉予曰冀州西北最高處伏羲卦分三畫八卦定位兌坎位乎西北兌屬金坎屬水金水相生即河圖天一生水之理巽離位乎東南巽屬木離屬火木火相生即河圖地二生火之義易曰水就濕火就燥聖人作萬物觀西北極寒草木不生獨生聖人何故柳宗元先

生曰陽德炳靈多生石而不生人柳州南离陽德所鍾其果然歟天既第一生水亦第一生聖人無恠也殊不知冀北堯舜關西文武鄒魯介於東春陵在於南紛紜轆轤循環無間未可拘於一隅也攷諸山經山祖於崑崙中條磅礴而抵五山皆自西北來聖人又鍾山川西北之英淑五山者堯居之則謂之堯山舜耕之則謂之歷山禹治水疏鑿之則謂之禹山非聯於一時同於一處堯何由舉舜何由舉禹而治水祖征終陟帝位也哉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湯子姓契之後舜命契明於人倫而為司徒都兪吁



峴親與禹接豈自外致乎禱于桑林其澤隨至天非  
私於湯重報於契也明矣嗚呼往聖不可作吾所以  
極論堯舜禹湯出入于茲山者豈偏方下國之可倫  
哉吉侯沁水人宜圖畫詩文照耀心目以為珍玩豈  
吮丹研墨尋常山水之為圖哉

題巫山圖

昔楚襄王夢與巫山女遇其事甚異宋玉想像而賦  
之良工又從而想像圖畫之其失益遠矣世之人往  
往以淫媒籍口殊不知賦極道神女之美麗改其中  
云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頰薄怒以自持  
兮曾不可乎犯干玉之意庶幾不戾於正矣卷有卿  
先生方史君翰墨尤為瓌特予展卷不得不辯

題畫湖州圖

浙西山水與江左異其奔放而為江其瀦瀦而為湖  
其鍾英毓秀而為石族其峯崒西如天目東如靈巖  
虎立其他誠有所挾而未暇及焉州以湖得非瀕  
其湖湄而名之也歟曩年浙東帥府都事牟公景陽  
負大才方為烏程築萬卷堂邀予以記適抱私戚愧  
未遑也於湖州未常一蹴其境今春邂逅獲覩繆侯  
所藏錢舜舉畫吳興手卷子初病目類雲如月翳而



復吐尚能指示人物姣麗竹木娟秀若雲瑩潔金碧  
翔煥最清最淳乍遠乍近水晶之鄉舟行天上適者  
目盡瞽殆欲神馳夢想鬢鬢而不果得焉吳興介浙  
西諸郡號為甲乙其風俗奢侈嗜好豐縟由前宋一  
時王侯第宅麻列其間所以沉酣富貴翕然嚮慕非  
諸郡比也趙公子昂文章伏一世前代王孫今閣老  
虞先生語也而與舜舉馮應科並稱三絕可乎蓋以  
字畫掩其所長故也噫歡樂之極傷悼繼之桑田海  
水華屋丘墟古今相禪不既多乎舜舉之畫摹寫盛  
明之際於此卷未容輕弃不獨係於吳興之陳迹也

仲禮其孫之

題先人序李氏族譜後

歲在壬寅月食之黎明有客顧高而鬚黑手持族譜  
一編曰宗義於仲父忝骨肉親離亂之餘跋涉道路  
得載拜于庭下宗義之頌也桂芳曰汝祖深谷先生  
與先人兄弟行桂芳與汝父煥章又為兄弟焉汝祖  
父尚無恙否宗義曰已丑之歲不幸先祖先父相繼  
長往桂芳詳其故自嘆曰生而慶不講死而吊不知  
我先君薨於己丑六月十有三日汝祖僅相望疇昔  
爾神靈感召若相追逐得非親於骨肉而有是耶桂



芳哭宗義亦哭嗚呼族譜不明久矣嘗愛太史公作  
世年月等十表處分昉列猶譜系也然以土為氏以  
封為氏以名為氏以字為氏以物為氏未嘗不本於  
聖人神明之胄大宗之法有天下國家則可不施  
於單微故視子孫邈如塗人者勢也國有史家有譜  
子孫執筆書曰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亦佐  
史之不及也君子何病焉我始祖諱京生子三人諱  
仲臯又生子三人諱德鵬遷祁門之裏田德鸞遷婺  
源之嚴田德鴻遷淳梁之界田以德為諱唐德宗諸  
孫也考其譜謀貴莫若界田富莫若裏田而嚴田介

於貴富之間先祖梅癘先生諱虞出繼于唐治周禮  
少十二字屈一名中亞選先君長孺先生學號該博  
有易傳義大意詩文幾三千篇名重當世徽州路儒  
學教授乃老回昉始祖將十四世矣世之人秦奢稔  
惡朝不謀夕况十四世哉桂芳今年五十有五宗義  
四十有六未有子桂芳有子四人曰文虎文鳳頗力  
學工於詩或者許紹祖宗之傳未可知也先人棄諸  
孤十有四霜敬覩遺文如獲拱璧故書其概以歸宗  
義云

題楊貴妃病齒圖後



開元中貴妃病齒在華清宮明皇用玻璃梳手調御  
饌以進病尋少愈梨園弟子最親幸者請歌詩以為  
樂始賦碩人之二章曰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咲倩  
兮美目盼兮明皇聳之起舞貴妃亦起舞佐驩再賦  
相鼠之二章曰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  
何俟貴妃泣下明日病甚大赦天下

太史公曰明皇燕居清穆祿山侍側觀我朶頤貴妃  
非病齒也乃胎禍也或曰安得而去之曰先母而後  
父則忘尊卑之分宮中洗兒禍已成矣此而去之特  
一壯士力爾漁陽鞞鼓得無噬臍之悔耶

跋丘克明詩卷

予去年設教城東返關養痾倦于應接間見丘克明  
幅巾藜杖翩然道左苟無述其姓名縱相遇亦未之  
識也一日袖舒君道原書以詩為請予雖未作殆懸  
懸然歲且晏克明歸始以送行詩文一軸願徼終惠  
予讀之卒業曰仁者贈言之義或揄揚以叙其出處  
或眷戀以慰其契闊非若後之人例於濱行盛其文  
詞侈其詩句以誇大之甚而解其囊不務美惡兼收  
並蓄初何益於人哉克明系出萍鄉宦族其困於織  
局枉其才而用之宜克明不樂於是官也即棄去為



大夫士當壯其勇退之節高尚之風不可復以纖維  
之巧而瀆告之也作者慎與取者詳擇不然明月之  
珠混於魚目連城之璧雜於珉珠倘知吾克明者不  
以予言為妄也

說

陸元真字說

乙未廉使周公伯溫避長鎗移憲府于新安器予文  
章甚欲薦之曰如乞篆畫不敢私也趣憲使李謹之  
會于行府歙縣承潘擇可曰慎毋往謁是干薦也予  
之與公交臂而失如此後丁未陸允誠歸自錢塘袖

示所篆元真兩大字勻整道勁亂離之餘故老淪落  
海內陽冰手也允誠且以字說請四書誠首發於曾  
子繼述於子思孟子所謂誠者天之道則同誠之思  
誠者人之道則異孟子非好為異也未能自然幾於  
誠必由學而進正思孟傳授處寥寥千載伊川釋之  
曰無妄朱子增以真實無妄纖毫不繆表裏不襍方  
謂之誠論語二十篇未嘗易言之主忠信章程子曰  
不誠無物盡得忠信則誠之義可測矣昔劉忠定公  
見司馬溫公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公曰其誠乎問  
行之何先曰不妄語始修省七年自此纖毫表裏不



繆不雜欲盡其誠當自真實無妄始允誠早從先元  
敏仲游稽譜為寺丞曉山先生曾孫行寺丞奉穆陵  
旨誅寇情知眾寡不敵嘆曰既為王臣當盡忠歿而  
贈以朝請大夫盡其忠者忠近於誠今允誠干戈崢  
嶸猶幸生還尊公教授年踰六袞精神矍鑠以活人  
之功生產饒裕縱不必散橐中金其旨營養敦厚端  
確以賓其實以亢其宗倘駕浮薄而柴諸中則真也  
誠也相背馳矣諉曰參苓之術具有陸氏方試於真  
與誠之義推之

揚氏二子字說

古人命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我先公有姊適  
方史君虛谷先生從子曰忠信文忠信文有女適楊  
山長初菴先生從子曰申之君申之君與子實為姻  
黨也以刀筆起家積功勞銓山陰縣典史其二子長  
曰文貴次曰文富俱侍之官未幾文貴有子曰越童  
文富有子命之曰羲童識其在官獲孫枝之喜也文  
貴間以字請予曰越其先夏少康廢子封於會稽苟  
命名誠不可犯是不越文貴曰先人治命義不得棄  
予易之曰以越字伯興以羲自叔懋越雖冠帶之國  
窺兵中原以尊周室蓋能用范蠡之賢蠡於家則屢



千金於官則致卿相盛名不居乃還相印三徙咄赫  
於天下豈苟於去就而已哉故曰國無人則空虛字  
之曰伯興可乎晉右將軍為會稽內史王羲之其丰  
神危潔未容嬰以官事鑿石引泉翼乎流觴自謝太  
傅以次四十二人與俱蘭亭一記用蚕蠶紙鼠鬚筆  
字畫道勁沉着卓絕千古殆神授也後數寫之不逮  
字之曰叔懋可乎人在天地間其生也衆孤蓬矢著  
四方之志幼而讀書窮理長而致君澤民皆分內事  
伯而興之叔而懋之果在二豎矣以越以羲同年生  
月日後於越拜越為兄其資質秀茂威儀重邁類有

成者萬一力學庶不負爾祖之所期待矣文貴彙學  
於予今以越以羲從吾兒文虎游不特姻黨之親將  
可覘其世學矣文貴蹙然而謝曰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曷書以為二豎訓自謂自氣固不喜也予不賦詩

之內上梁文

紫陽書院上梁文實下祭之百世師也

歛之紫陽魯之鳧繹兩庚戌而聖賢生下而蟠地上  
而際天一車書而文運合式當恢復之始已遂樂育  
之深竊以道闇千年學墜諸子正誼明道仲舒僅闖  
戶庭格物致知昌黎幾迷根本每推關洛次第直窮



洙泗工夫北面宜尊南歸浩嘆瑞騰紫氣家婺源而  
產允溪明照清藜隱武夷而仕廬阜沉潛六經之旨  
反復四書之編如繩貫珠似髮受櫛分毫析縷含英  
咀華所謂日月之行空光芒不夜何慚雨露之潤物  
沾漑長春豈特榮之一時實可祭之百世初構表城  
之內再營斷隴之巔治亂相仍播遷靡定朱轡皂蓋  
先後屬魏侯之勛皓首龐眉潦倒笑唐生之卜規模  
革故事業昂新恭遇僉憲相公先生圭璧粹溫冰霜  
皎潔詩題紅葉早充畫省之賓鬱壓金環甫作皇華  
之使伸冤未異飢渴嫉惡不翅仇讎為丞相之腹心

任朝廷之耳目郡縣以興庠序絃誦咸聞幃幃而舉  
賢良參苓悉備况今短豆之地在昔文獻之區龍衮  
公主歸故鄉之魂魄象筵神主儼多士之儀刑杞梓  
儲材斧斤奏技門樓高敞堂宇翬飛尚遺剝落之碑  
御題大字將拜褒崇之詔渙號殊恩六偉齊歌雙虹  
高舉 兒郎偉

拋梁東 縹緲花屏拭目中一點文星移次舍

千年靈雨集新宮

拋梁西 昭峽畫棟與天齊故鄉見說韋齋井

紫氣如雲白似霓



拋梁南 紫陽在望碧如藍後來要識先生學

好把遺經仔細參

拋梁北 學子步趨佩鳴玉黃山昨夜月如輪

祇許白雲簷下宿

拋梁上 對異世懷賢心獨往有時化作鶴歸來

滿谷松聲雜笙響

拋梁下 吾道如山本無價况時已悟庖羲心

鹿跡沙中覩畫卦

伏願上梁之後春秋歲祀朝夕瞻依道脉久存適彼  
人間之樂土文風大振盡庇天下之歡顏采藻增輝

哦松善助

祭文

九月望祭徽國文公祝版

大道昭焯如日行天不有賢哲孰開我先嗚呼夫子  
力贖精研關洛其支洙泗其淵載在簡牘以紹其傳  
精廬始構棟宇高褰况當初度溪毛潔鮮玄衮端圭  
卷龍蜿蜒山川故國以遲其還尚享

西山蔡公

惟公學有淵源一時師友制度精微靡不詳究無媿  
影衾慎獨是守牲肥酒香以妥以侑尚饗



惟公篤生南國早登師門文如李漢締于姻婚講孟  
有義紬繹道存巍巍侑食祇薦蘭蓀尚饗

知府韓思軒魏靜齋

思軒與崇出自首建宸翰龍蟠觸目光眩靜齋規隨  
昕夕靡倦茲當四遷恍然如見前人之功後來是勸  
尚饗

山長汪定齋曹弘齋張竹山

定齋與朔弘齋克承歲月未遠相繼繩繩竹山之功  
遷于南陵錐山輿石辛勤登登四方雲集十百其朋

茲謀起廢厦屋層層永久弗諼監古是憑尚饗

代祭胡道美文

自嗟惇惇辛勤萬狀先君棄孤山頽孰仰邇又慈親  
相繼長徃世運亂離風波搖蕩骨肉情踈誰為保障  
哀哀外舅氣豪而壯如盤之面魁梧偉相漿酒霍肉  
長鯨吸浪要其胸中汪洋無量所以鴻名高出輩行  
有子茂才聰明曉暢豈期妙齡遽爾早喪家務益滋  
身劬焉亢今年數奇展轉微恙祇謂尋常未規往訪  
如何不淑抱此怏怏嗚呼天乎其有知乎使其有知  
顏胡為而夭踈胡為而壽以公四旬始仕之時百年



積德之厚可循青春以致白首子既災屯公又  
嗚呼天其果無知矣斬其嗣有妖可後哭其位  
尚勿北堂有母滫瀡誰候中饋有妻匍匐誰救  
雙鴉嘆命不偶女雖歸寧躄踊哀吼熒熒瓦燈  
冷晝某姻黃門下于今幾歲恩深父母義實子婿舉觴  
奠浙浙東雨魂其來臨悲亦無已尚饗  
祭朱文公  
先生之書四海共傳先生之祠千古絜蠲先生之里  
磅礴山川區區守禦祇謁益虔况我吳國同姓黃緣  
感祈默相福壽綿綿

頌

喜雨頌并引

皇帝宅位勵精為治以六事責其守令守令愬焉無  
以塞明詔至正十年夏縣尹張公來踐任人和政  
孚用以報最越明年秋宿種在土壅埴作勤甘澍不  
下公揭虔遍禱屢有懸應願播聲詩永永無極頌曰  
大江之東騰焉茲土如何七月昊天不雨穡人靡樂  
祈我田祖牲肥酒香坎坎擊鼓神亶不聰孰尸孰主  
敖然若焦閔此禾稌侃侃令尹為民之憂乃捐已帑  
方士是求淵沉鐵券乞靈龍湫龍符水至有髯其蚪







有方者塘泓澄于渦相國告老於馬來過手植三槐  
綠陰婆娑遂以名顯永矢弗磨篤生聞孫蘊其天和  
川滄海蓄所學益多年踰七袞白髮皤々清風一竿  
羣鱗擲梭涓々秋水有蒲與荷魚我兩忘其樂如何  
或潛于淵或躍于波直鈎而釣其樂靡他猗歟先生  
弗棘弗阿豈羨爵祿太公釣磻後來子陵富春差我  
胡為客星雲霄盪摩孰若先生退歛一蓑金玉令德  
始終不訛爾福爾壽如岡如河伊予作頌永々可哦

辭

定庵于君哀辭

後至元四年予來金陵獲與定庵于君始相識君身  
幹脩立淵默寡言家甚裕喜交儒者故儒者皆樂為  
之盡越明年臺察用薦者言聘為郡庠訓導郡庠去  
君家咫尺君時時過齋廬啜茶一甌清談徑去未幾  
予歸江東則君不幸死矣嗚呼不數年間未相識也  
則恨其交之不早既相識也則恨其交之不密艱難  
契濶不得朝夕繼見而遽興九原之悲今年春復來  
金陵其子遠斬然衰經泣而告曰先人之友無在者  
惟爾尊翁丈寔為通家又隔千里外可無一言憫恤  
遺胤以慰吾先人於地下乎按君姓于氏諱淵字彥



澄號定菴荅川人曾大父用成徙金陵遂為金陵人  
祖振宗父文炳潛德弗耀君天性淳厚不事詭惟嶢  
絕以異於人閑居一室垂簾竟日不聞聲咲恍若無  
人及事至雖精竿善謀犁然切當不謬於理夷政平  
日事父母盡其孝待兄弟盡其友遇朋友盡其誠故  
識與不識咸稱曰善人傳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為為政以治家如治國事親如事君  
待兄弟如待同僚初無二道苟使其施諸政事必有  
可觀者其才噤不得展布而年又不遐豈不大可恨  
哉君娶王氏幽閑貞淑涉獵經史先七年卒子三人

女二人長即達也嗚呼九原不可作矣予特書其一  
節可以慰夫君者達自君歿後愈刻苦於學欲顯揚  
其親大夫士之賢者往往能道達之為人近見其撰  
族譜一通祖諱某字某年若干葬某地悉書備錄非  
惟欲顯揚其親又推其親之所自出而無不欲顯揚  
之觀達之用心良厚矣嗚呼君可謂有子矣乃長言  
而為之辭曰

謂天無知兮固福善而禍淫謂天有知兮何盜跖壽  
而顏貧駑駘展足兮夔獨不良于行鶴鷗夜號兮鳳  
鳥噤而不鳴衆同流而合污兮君何背而棄之我沉



靜而寡欲乃自處而不疑既埋鬱而益伸乃亦曖  
昧而彌彰謂宜隆於人爵乃奚命運之不昌善人云  
亡方自前世而已然欲怨誰歸方將順受而委之於天  
而為之齋吳公哀辭并引

丙戌春一齋吳公不幸死矣越明年予始還鄉里二  
子國英朝英纍然喪次相嚮而哭俱失聲後五年辛  
卯予方抱私戚朝英來請曰是年某月日將以先人  
窆于鳳凰山之原已乞銘太史虞先生子可無一言  
以泄吾悲予也憂患荐臻筆硯荒落何以堪之退而  
伏讀先生序銘以一齋公得善人長者之目長者之

目不顯於前代獨列於戰國秦漢間世衰道微相與  
角短長險易無復忠厚氣象如萬石建陵張叔僅一  
二數公狀貌魁梧美髭髯天性孝友和易近人無秋  
毫倨肆意居家事其母以孝謹聞母夫人年踰八袞  
耳聰目明朝夕滄瀟意甚樂之待其弟友傳衣共案  
了無畦町又以嚴蒞其子國英學春秋左氏兩充鄉  
貢兩主縣文學綽有令譽朝英詩亦穠粹公平生好  
施予頗以質周人之急苟償子本不屑重征或焚券  
人曰公德我矣親姻燕會歡然咲洽未嘗以事辭遇  
鄰里喪匍匐往吊哀為之盡後生晚學稍知禮義從



容揖讓略不以先登自尊行實已著之銘未盡猶若  
是豈非真長者歟嗚呼母夫人栢舟刻勵以朝廷方  
旌表其門國英由儒歷仕益光前烈固太情所喜談  
樂道者公則胥失之矣豈不大可恨哉長言為之辭  
曰無物四又必難盡其七國英學未林式內所次  
羗宇宙之茫茫兮寒暑兩其迭施彼人生之短景兮  
繫鍾鼎於一絲衆莫不有死兮於公之死奚悲葆冲  
素於澹然兮不琢刻以為奇寧曠達以退處兮肯嘯  
嚅而趨趨紛世故之媮薄兮孰端確而慕之邈古風  
不可返兮投涕泗之交頤公事母以孝兮髮皤其秀

眉朝夕致滄漣兮盡齋慄其夔夔弟競爽於家庭兮  
子研精於書詩沛大惠于州兮由爾富之多貲或舉  
責焚券兮每取畱而贖辭嗚呼公其真死兮禍患根  
於數竒意其不死兮英爽颯其在茲繫佳城之鬱葱  
兮鳳凰揚彩而下之肆哀悰其總之兮履春雨而霑  
濡曰予之愚蠢兮稚童冠之相知慨蓋棺之莫臨兮  
猶執紼而增吁賴太史之纂述兮鴻厥聲以四馳

誌銘

江季用墓誌銘

婺源江君孟思敏而甚文一日訪予槐塘之瀕手其



弟季用家傳一通泣而曰不幸先君棄背祐與二弟俱小零丁孤苦懼無以樹於世於是從王公孟瞻學薰陶浸灌互相授受不特淑於己且有以及其弟雖不克孝於父而得養於母今幸積無恙而材屹有成人又不幸死矣是幼而失父老而喪弟終無以樹於世子與材故必哀而銘諸按家傳江以姓顯自歛黃墩遷婺源丕緒可攷御診明遠公以鶴銜異草遇寶祐間賜第以榮厥里曾祖諱應得太學上舍生祖諱文錦父諱琦隱德弗耀母汪氏彬州推官諱某之曾孫女初材生父感夢寐名曰材字之曰季用即左傳楚

材吾用旌其瑞也屬對吟詩殊異群兒未冠感歎奮拔乃長游淮壖納交一時豪傑歸而容止辭令彬彬老成諸父諸母咸喜曰材不惟學問大進為人亦然丁亥卜築清華母孺人尚無恙兄弟畢娶闔門會食朝夕油油不忍去壬辰遭亂負母犯霜露伏草莽出入礮谷中雖飢饉相仍患難相守乙未冬軍旅殺人祐材倉卒不能辟刃加頸者再祐以母老乞貸死明年母亦瞑目矣得年七十有三丁酉材妻子荐已物故庚子續醮吳氏材曰婺源數罹兵燹而茗洲隸海寧士風清醇號為樂境萍蓬解后友愛惟均况妻弟



景華君重然諾庶可憑焉是時祐積有盛名富家大  
室以幣走無虛歲而材方入城闈指揮王公知府魏  
公一見賞識遂攝教歛庠知縣張公重建廟學作新  
士氣材朔望掖諸生升堂講說四書經史或一章二  
章辭義詳明音節洪暢望而知其為師弟子也甲辰  
三月五日以疾卒于茗洲之甥館越二日甲子藁葬  
茗洲之東山春秋四十二男一人名通嗚呼季用資  
質超邁而不矜術威儀重遲而不輕翹詩優柔而不  
迫字勻整而不率謂可媒祿富之資而且期以遠大  
其止於此也豈非命歟昔南豐曾先生於王氏兄弟

曰曰深文曰向子直曰罔容李大槩以人才之生或  
異國殊時未有生於一門也孟思仲有季用之為凡  
弟視王氏文章行義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容季不幸  
早歿持著之銘豈不以人才之生志不就不翅其凡  
之哀則凡托交盟之好者莫不為之痛心焉銘曰  
木之拱把以滋以榮其蔽原野川之衝撞以導以浚  
其放大江吁嗟季子木漸川增而止于是更千百年  
勿利其方用椽幽阡

銘

先兄敏仲訓導墓表



桂芳當承平時譜諱尚可攷也唐之高祖諱大有隱  
德弗耀高祖妣用子恩封孺人曾祖諱廷雋階登仕  
郎曾祖妣祝氏無子祖諱虞字常道本婺源李姓出  
後于唐李之高祖諱尚禮字士敬迪功郎高祖妣詹  
氏曾祖諱玘字子器以書魁與卿相程元鳳聯榜曾  
祖妣張氏先公諱元字長孺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請  
老妣徐氏初先君上承兩家望族日夜磨礱灌養思  
所以充厥宗教諸子舍詩書無以為業先公年二十  
二先兄生後十九年桂芳生猶思總角時商確周秦  
隋短長之際先兄曰若以為何如桂芳應聲曰周為

有道之長秦隋不得不短也先兄咲而頷之弱冠糊  
其口于四方每歸拜先兄求以教之者未嘗不喜極  
頽面不幸己丑哭二親丙申又哭吾先兄天降割于  
我家不少延得不使人短氣耶先兄諱徐卿字敏仲  
號見梅居士天性重遜略無輕儇俗習先祖雅器之  
時外父徐公無恙見先公先妣抱外孫歸寧命之曰  
徐識其愛也甫長猶不知學先公縱而不之問識者  
曰是非憂其學如蘇明允者年廿七八規什一之利稍  
讀資治通鑑上下古今得失興仆貫穿往反若指諸  
掌自是聲聞鬱勃姻黨先輩折節下交歛庠教諭薛



公南仲以詩文自負得師道甚休寧吳君驥族兄鉉  
與先兄成就學焉風晨月夕婆娑遨娛未始不工於  
詩甲寅仁宗以科目收天下士先兄沉潛四書六經  
勤於研頤深於體認日滋月益自覺胸中衮衮拔筆  
為文豐潤秀拔大叫曰昔何蹇澁今何來之易也浸  
傳之鄉先生縣尹洪公歿祖曰唐生為文大進不特  
為文為人亦然月書季攷第其甲乙紫陽山長孔公  
棣郡庠教授陸公德原踵門幣聘訓導先兄申明教  
條與學者懇々講說不休前浙東宣慰副使八爾思溥  
化唐州奕總管立察罕皆其徒也丙寅秋七月府公

庶知其才親為勸駕八月較藝棘闈有司聲律待士  
對策少廿二字落不用歸而危坐綠筠軒中絕口不  
掛利祿大肆力司馬遷史記班固西漢書韓柳文欲  
以古文自鳴時先公高年耆德方銘述賢公卿履歷  
功行以故先兄侍傍噤不敢吐一語世之知先兄者  
蓋少也先兄為人方正樸直遇人最寡諧平生數竒  
困躓里閭又無氣力相推挽不過家塾授受飲食數  
少飭一盃酒數行即隕然醉即日長無事或焚香度  
晷玩周易一二卦詩尤刻苦不易就有乞之者思索  
塗竄而後滿意詩有見梅集壬辰刻於兵燹避地長



標出入礪谷冒犯霜露得盡証載遷坑上病革瞻語  
誦誦不獲呼桂芳永訣為恨丙申六月也春秋六十  
有七配胡氏恭儉靜一有婦道前兄四年卒得年六  
十有三生男二人文郁文明文郁聰明孝友無媿家  
兒女六人長適余克寬次適方端禮次適程子辰次  
適胡士佳次適楊文富次適趙士謙家貧女多嫁必  
以時有輔於君子胡之力也辛丑日南至文郁訪桂  
芳泣而告曰吾父窶骨坑上手植之木已拱微仲父  
一言用釋幽潛則曷以取信于方來桂芳惟先公棄  
諸孤昆第六人強焉苟活先兄死次兄琪次兄堅弟  
丁未弟桂芳表併書

故唐文墓誌銘

後至元五年己卯夏予被郡侯邑宰暨鄉校之士闔  
辭舉為教官明年春來金陵遽遭例闋遂館句容之  
杜氏焉一夕夢亡姪文蒼黃致辭曰文無似幼以嬉  
不能攻苦積學彰今而耀後然賴叔父哀悼天折載  
其姓名他日文章或傳則托以不朽焉翌日子慟哭  
曰怪哉斯夢也汝父千里外音問踈濶不及汝銘汝



弟又不知所以乞銘文幽明懸隔言貌感戚若異於  
常時予知文不瞑目於地下也必矣文字德華兄琪  
長子也生而稟資方實年十三入宮墻從伯父肄業  
能聞誦論語孟子之書臨古帖雙鈎作字頗知虞褚  
用意法度處十五侍父歷贄乳溪休陽兩邑間勃  
道里朝夕良苦其家穀粟財物悉委之掌握無毫髮  
遺漏而父常矜喜曰文為人機警老成不類群兒氣  
習甲戌夏祖母徐氏暴疾百藥弗能療文獨悲咽不  
食歛俗事神彌謹五顯在婺源城中芙蓉五嶺巉絕  
險阻不易度願走禱神以緩禍未越二夕竟愈戊寅

夏四月齋沐囊香辭祖母徐將之婺源若酬其素焉祖  
母送出門望盡乃已無何中途染疾輿歸面日漆黑奄  
然而逝矣得年十九未娶祖母怜之將命弟文煥為其  
後葬在城南溪澗上高祖諱廷雋宋登仕即昆弟三人  
文章秀發高伯祖諱廷瑞上春官為桐廬縣丞曾祖諱  
虞治周禮危以鄉薦祖諱元今授將仕即致政吾家祖  
宗積德百余年僅禮義自將雖家居無事長幼環侍  
未嘗不以孝悌等語日授之文也至誠感格能救其祖  
母之死不能保其身也辛未春吾父患鼻衄血淋漓如  
雨姪女貞一露天告斗剗股投粥以進至今父母年逾



七袞眉壽日增貞一已適人抱子而文則不幸死矣嗚呼二事雖不經定出一時迫切至情而天地鬼神有若默相之者其可感也矣銘曰文心至痛恩深相好其歛山盤歛水漫汝寤于是惟汝安

雷氏復齋銘

得正字伯震子耳中

二氣摩盪曰肇鴻濛迎不見首寃之靡終貞不起元牛牯之童齋麥始茂井泉斯通其月建子律中黃鍾陽布六層下層初動六日七分精鍼滅縫中孚巧排牽牛推送一白炯然在黑猶衆如醒爾醒如覺爾寤四聖立極圖泄天根墜果之萌入有之門謂寂而無弼則旒言天

地有復陰魄陽魂大聖無復萬善一源繫三字符四也獨存惟伯震氏以雷受姓雷寤象陽地中未奮始迎帝出轟我號令螫啓甲拙不言而信誠通內融靈臺中正我作銘詩昭垂令胤

城隍廟鍾銘并引

城隍建廟所以重有土也徽廟特盛由神赫奕致然鍾制小無以宏其聲顯厥靈至正辛卯穉太平興國寺五明院僧淨覺偕程勝祖聚鐵四百斤有奇又用舊鐵一百斤鑄作之鍾成淨覺來乞銘里人唐某為之款識曰



奕奕廟金在鎔鍾弗釁聲厥鴻高其鈕銳其銑窾其  
中聞益遠人有敬神則靈萬萬古汝爾銘

碑

重建中和道院碑

世稱黃老脩真鍊性以澹泊為宗漢踵秦暴虐之弊  
曹參用蓋公言而齊大治後繼何相載其清靜見於  
畫一之歌至竇太后令諸王大臣悉誦老子言其一  
時崇尚如此厥後曰正一曰全真源遠而未益分矣  
婺源居天斗之僻夫容對鏡所謂五嶺外固中窺如  
產諸玉焉乎尹精粹元氣之所會也予嘗即其境方

山之幽幽繡水之浮浮文公之闕里寔鍾其秀矣西  
溪支流其上土名環村廣康平行宜為神仙之窟宅  
也按本傳趙定庵先生法名道可世為遼陽人襲父  
蔭仕元授江陰許浦奕管軍總管階昭勇大將軍先  
生幼而根器夙植大異凡兒蚤奮武秩勞王事犯風  
露肺主氣氣輻輳不得通痰從而附和之喉中作解  
木聲千金市藥弗愈漸成羸憊麾下老兵李青菴  
悟衛生之術旦暮在視一夕候安否屏去左右侍就坐  
却衣與先生兩背相倚運氣以療其疾明日疾瘳乃  
禮之為師授以大道先生遂謝印綬使其第大名世



襲之於是一瓢一笠浪跡湖海於金陵建全真道院於池陽建德鄱陽築雲隱堂俾其徒領之大德二年秋先生愛婺源溪山之勝嘆曰山因人而重人因山而顯豈無好事與我同志果得江公桂坡所捨環村地者構屋崇奉上真署曰中和精舍先生武人麻衣繩鞵舉止倨肆莫知其為達官也一日路人驚拜曰公胡為寓此挽首不答明年先生子具衣履邀請還家就養先生善遣之官僚知先生為達官相從談笑留連終日了無怠容延祐五年九月十有二日坐於九室呼其弟子齊德玄輩曰吾輩上界有命丁使闖

門可告常所往來官屬弟子入城回曰官屬移轡必至先生曰吾去期告遽不遑俟矣口占有孤舟片雲之句悠然逝矣少頃衆官畢集未忍火俗浴用二缸合而殯之以跌坐蛻去故也樹華表曰趙真人墓云二年庚申州判薛天祐下車三日辦香燭虔公患耳聾少復還清聽盡傾囊資勑三清殿泐兩廡三門又買地以廣基址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錫額曰全真中和觀弟子王德厚齊德玄鍾真孫某鄭某住持焉壬辰倣擾荐罹戈鋌諸弟子俱已物故而同里胡常容王清隱嘗受教於齊德玄弃俗出家拳以興脩



為已任今洪武三年庚戌始創精舍安靈真聖七年  
甲寅募緣里人鄭公志仁營燕坐亭達正殿兩廡三  
門并燕坐亭悉如其舊駙馬王公誠齋大書牌扁八  
年冬常容過予城南之居拜手曰中和有觀不幸厄  
於兵燹常容今起廢復興子以文名幸碑之以文廢  
來者有攷焉予不獲辭夫正一之教始於漢全真之  
教盛於唐今有產之家作室肯堂父尚不能諭其子  
祖尚不能傳其孫况游乎方之外者哉捨親嚮道若  
是其苦離情禁慾若是其難必有不依權而立不倚  
勢而存希濶相待悠久而成者也予迺長言而為之

謹風清月明瑤壇香霧俾黃冠鶴氅扣靈璈而步履  
之先生若可招而致也其詞曰

若有人兮志孔脩壞雲補衲兮劒橫秋天形像笠兮  
瓢可舟蚤年好武兮沛雙蚪虹光肯報兮燕丹仇箭  
翎沒石兮乃故侯肺氣內吹兮如歌謳麾下老兵兮  
非俗流良以其背兮神與謀翩然遠賦兮蓬島游天  
厨送饌兮羅珍羞天女奏樂兮鳴琳球植坐而化兮  
體尚柔載封竈兮環之幽伊予學道兮成贅疣寶鼎  
鉛汞兮黃芽抽華陽謾作兮半載留三茅親授兮碧  
玉甌白雲在望兮長悠悠瀟湘鼓柁兮滄波浮三神







上之中所以異世不可復者尚有于畫圖之真

擬弘文館學士虞世南等上治道表

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式茂堯昌之風能致升平之道竊以量才授職率多邁古之資偃武修文願觀當今之治嗟孤隋之極亂賴大唐之聿興六年堯有殊勲四海服其威德歸牛放馬列土分茅功過漢高道諧周武恭遇

皇帝陛下神采英毅天性剛明聽言轉允知人善鑑  
壺東宮之傳位盡

上皇之孝心放宮女用讐臣已見乾坤之量喜騎射

好巡幸未虞社稷之思怒已易昏偏听則闇善謀善斷調和鼎鼐之才能武能文出入將相之器戴胄劇治繁劇彥博敷奏詳明王珪激濁揚清魏徵犯顏極諫皆正直之君子匪邪佞之小人伏願陛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少借辭色曲盡腹心尚希謀始之勤不負堯終之戒臣等委居重任承國厚恩象魏密依常接君王之近弘文妙選愧非學士之流葵藿傾心草茅忘命直言忤旨甘受嚴刑下情無任屏營之至

奉陳養吾書

某雖愚不肖然自祖父以來文章為世業蚤年磨礱



浸既亦不可謂無志於斯也嘗慕蘇老泉閉戶探賸  
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筆源々而無艱險窘迫態  
輒謂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此蘇老家傳法  
也柰遭亂離舊學盡廢片紙隻字煨燼夷滅僻處山  
林百病煎熬兩年患痞疾寒熱交戰今年瘡疔彌甚  
間入城府旅退不以尋常人目之足矣况敢託跡文  
字間以求知於大儒君子之側哉仰惟閣下掇巍科  
躋臚仕分內事耳顧乃遭回困踣與時波流然其文  
愈剉而愈厲其詩愈窮而愈工文陵韓跋柳詩鞭李  
駕杜自翰林諸老曰虞揭黼黻皇猷近來詩文孱弱

不如脂韋繞指則生柴屈折尋無矩矱而世運亦旋以  
衰矣昨僭以先君善行得溷左右賜以序銘鋪陳廣  
大痛欲殞絕不忍再讀又以鄙容用干題品亦以閣  
下知我而不以罪我也序鮑氏標幽賦議論端確銘  
西山釣石文韻儼雅譬諸寶庫堆積秘蓄光晶璀璨  
不自知其貴重而世之人驚走駭汗估價百倍宜其  
以為貴且重也某非木偶豈不以會合為榮睽離而  
悲第以用吳尹莘鍼術去瘡血太多兩脚酸軟又春  
來過服硝黃臟腑虛耗暴下狼狽不然特謂某自取  
踈外也惟閣下于其意而不于其文則幸甚不具



某窮居布衣坐誦經史常恠歐陽公謂天下之失得  
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聳而不繫取司者  
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區之見殆異於是夫  
言之者知其事也行之者行其所以言也惟其言之  
所以能行之宰相諫官豈可以優劣論哉當今聖人  
在上富有四海百官繩三各盡厥職且以中臺論之  
揔而為十一省二各署宰相員金紫煌三勢相埒也  
而諫官不過三十人南臺分而為三省又分為十道  
計有天下之半諫官不過二十四人西臺諫官如南

臺之數又減四人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善者揚  
之惡者懲之俱係於七十四人諫官之輕重吁可畏  
哉某庚辰秋來南臺當時群御史中惟復禮董御史  
公平李御史弘正楊御史德昭曹御史光復王御史  
元用潘御史最為知己由是出入門下每見諸公慷  
慨議論果有澄清四海之志退而歎曰產琪園者非  
凡草登瀛洲者皆偉人未嘗不竊服一時人才之盛  
越明年辱聘為明道書院訓導又聘為集慶路學訓  
導又列舉為教官今年來崇安遐陬僻壤舉目悽愴  
返思南臺一時人才之盛知己之樂邈若天上何可



得哉茲者伏遇御史相公閣下以剛方碩大之德磊  
落俊偉之才為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股肱百里之師  
表下民之父母也自南臺下車先聲所聞已播十道  
洗平乎恢平乎如日光玉潔皆知其清明風飛雷厲  
皆知其嚴肅較昔之群御史者恨相見之晚也只今  
俯伏道左願瞻風采黃髮之叟有欲言而不敢者自  
夏亢旱禾不入土秋將成熟災疫大行病者不能扶  
憊而起死者狼藉草野生意不絕如帶閩南數十年  
以來所無也仰惟相公寵被聖眷巡歷行省蓋欲問  
民之疾苦故敢以民之疾苦告之倘沐採擇申奏朝

廷減租寬徭以續民命如歐公謂天下之得失生民  
之利害舍相公其誰歸哉冒瀆尊崇不勝皇恐之至

上趙御史書 鵬舉

世祖龍飛設官分職上下相承內外相維可謂至詳  
且密矣宰相則謂之股肱諫官則謂之耳目股肱所  
以宣其勞耳目所以資其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  
之謂也恭遇御史相公閣下天子之所遴選朝廷之  
所倚賴其任南臺也固耳目之攸寄其巡歷行省也  
亦布耳目之不及所以百官執事視他官而加重惴  
惴然不敢吐氣非為其盡自己之耳目廣天子之耳



目乎獨未聞百官執事獻一言以為耳目之助某草  
茅書生情無學識語言朴直不知忌諱竊惟閩在東  
南幽絕處土風澆漓為士者不敏於禮義為民者每  
薄於廉耻禮義廉耻是謂四維雖流離顛沛不可棄  
今何猖獗然而去之蓋有說焉且如崇安十金之產  
雖庸常之家有之愛其子必擇其師使之明人倫之  
序古今之道庶幾移風易俗如常衮之治閩者今未  
聞書聲為何物每當大比鄉舉里選僅一人或二人  
有司承流宣化者業以為常執教者謾不加省已有  
舊規不過舉而行之社有社學里有義學社雖百十

家豈無忠信篤厚者為之師教之一年克有成效限  
以十人為率升之義學義學教之一年克有成效升  
之縣學縣學升之路學千人之中豈無百人之中可用  
百人之中豈無十人之可錄如是洋洋禮義廉耻之  
教興可以化閩南之俗矣風憲行郡常加勉勵有司  
添力務要成效月書季攷毋事虛文鼓舞作興不待  
十年之久閩南之俗可以並肩鄒魯矣治國者以風  
俗為先風俗厚則措刑而易化風俗薄則嚴刑而難  
治風俗者國之命脉也昧者不知此而曰書生之常  
談所以不敢言也仰惟相公不以已長曲勤小物苟



其言有可采見諸施行如愚小子敢不盡心焉蓋一郡者郡守之事也一縣者縣令之事也舉天下之事無不當言者御史之事也況古者觀風四方亦欲知其郡其縣風俗為如何是以終始言之伏加詳察

企思齋銘

并引

癸卯春予退老槐塘上胡伯庸氏手企思齋題詠一卷曰中得趙先生文甚貴重猶未悉中意者予曰何曰中生甫七歲父母棄背柰遭殺亂欲盡孝弟親戚有不可得中為軍校聞吾舅氏在湖東幸獲往見推牛盛宴為舅氏壽明年中成古歛日夜

思舅氏不忍置又將往見焉大叅胡公殿湖東號令嚴密未嘗有脫去之者中叩轅門呼曰大叅仁孝傳四方中幼失父母倘掖舅氏歸以養是即事吾母也帳下精銳誰不為大叅戮力者舅氏固病羸豈獨少一老兵哉於是壯而釋之令歸語訖泣三行下予曰世有人子不得養其親而得舅氏焉親疎雖殊則吾母與舅氏等爾渭陽之思果不能顯美於康公哉銘曰

人生宇宙一心甚微千端萬緒顛倒是非靈臺秘密孰啓其扉一觸金鑰奚趨發機視遺聽寂虛游初



人罔覺造次理違倬彼家食水滾合肥幼失父母飲  
泣歔歔茲焉渭陽式見庶幾溘瀟孝養勿異慈闈烝  
烝企思君子之歸

白雲居士重念有生之後未死以前耳目口鼻悉多  
沉着今欲一切痛泐離煩惱障方坐大小溪上與諸  
生徒講說巴竹溪瑞遠上人來訪居士居士答曰何  
以故上人答云我何因緣得住此世誓言歛身早退  
逍遙山中以道大為柱石法輪為戶牖心君為主人  
旦旦而事之否則如渴不得漿飢不得飴又如抱恙

人入市遇善藥而不能療也今擇地後山山益旋繞  
松竹淨植蓋將把茅以終老焉盍請名其所以居士  
名曰一塢雲其意云何合掌而作是言  
人生代間何異浮雲雲無根蒂厥氣氤氳其去無終  
其來無始油然八荒以陰以雨上人歛退把茅為家  
膽瓶手爐一香一華擴而大之何拘一塢觸處彌滿  
與道無忤我作贊語愧乎言傳稽首西方黃面老禪  
指揮王公自京口移戍星源其民樂之且詠  
歌焉又自星源移戍興安其民承公之政綏  
公之德苟不形諸歌詠則闇而不彰無以延



我公之思也於是程儀鮑榮等顯而誦之  
和陽山水旁薄鬱紆晉國奕葉功業巍々豈徒巍々  
曰德之符移戍興安旗隼弓旅群奸縮手熬然以吁  
髣聞村疇無賴其徒牽牛敲棘鼓刀而屠公出號令  
遠竄疾驅官設二限夏麥秋租遵時輸納尚虞未敷  
柰何倍徵將何以舖公廼惻怛遺此簡書船柁掄才  
槐榆則殊其高三丈二尺有餘圍可七尺始中所需  
板接絕壑氷聯襟裾繩縻斤運天寒裂膚公乃論列  
免致卒瘁艤艫三十俾造異區公燭幽隱恐瘠民軀  
以歛附庸孰念孰摠事如毛蝟孰宵爬梳乳溪周弊

蠶焉匪舒黥析孔難荆榛聚狐公文力請優游里閭  
父鞠其子妻相其夫老老幼幼襁負持扶軍不下鄉  
鷄埒野鳧池有鯨鱉水映菰蒲吏胥到門局促就隅  
凜不敢嚇奚暇抑掄吾儕鄙人兕齒白鬚載拜稽首  
誦獻勤渠吳國增秩毋逆其車

呂氏嘉貞傳

壬辰之變天下承平將八十餘祀矣一旦蘄黃盜作  
劫人財帛劉人子女焚人室廬君子甚懼小人靡然  
從之以故豪右之家頗以貲雄鄉里者輒棄走塗塞  
耳目夷滅蹤跡稍或相遇非惟漁獵之又類醢之萬



一不死者幸也嚴鎮呂氏女諱嘉貞字以則幼侍父  
母側恭遜柔順未常高聲出一語於鍼縷刀尺之事  
不待學而後能父母重為擇婿不易嫁媒者曰呂乃  
左史舊門擇對非貴富不可澄塘三讓之族聞其子  
興祖才且貲富苟擇對宜莫若吳其父諱觀國儒者  
雅知之練日受聘嫁為吳氏婦初吳以貲蓋鄉里小  
人不安命分益疾妬之巧值時變而殺之果乙未冬  
群小率其衆劫其家曰金珠我有也牛羊我有也穀  
粟我有也其家盡棄私藏而竄黃山土名香溪源荆  
棘莽蒼水石經緯最崖谷窮處明年春群小贖得之

嘉貞夫婦俱被執其夫身投絕壑獲免衆欲辱之嘉  
貞曰吾儒家女義不受辱乞死衆殺之在桃花潭水  
上丙申二月廿日時方十有七歲

唐先生曰新安山廉利峭拔水湍急人生其間不染  
他俗多行義能文章女子率正潔居使之然哉吾鄉  
左史先生名父子文章行義為先輩成德若嘉貞者  
臨大難秉大節斷然曰義不受辱又知先生教行  
於家也或謂歐陽公五代史獨載王凝妻李氏以譏  
切當世大夫士有不如此者亦可感也夫

呂君景武哀辭并引



辛巳春予游金陵辱南臺御史聘為昇庠訓導諸生  
冠帶三百人景武廁諸生中身榦修立議論雄傑大  
人長者莫不器重而獎借之丁酉秋兄景文為興安  
君實來省私其兄曰戴拜唐先生在童州時頭髮紛  
白坎壈鄉里恨無賞識之者自是信宿賓館稍加之  
意明年秋復來省君病牢甚公憂形于色輿醫贖藥  
金帛不吝冀其少甦不幸而客死矣予匍匐往吊而  
哭之慟豈可無一言泄公之哀以慰君於地下云耳  
君姓呂氏諱戴字景武山東即墨人其先考君世襲  
祖父軍勲佩銀符為益都翼百夫長遭時承平海宇

寧謐考君教子嚴飭殊不以弓刀為念景文使之譯  
蒙古國書而君隸舉子業山東進士陳君子恭江西  
朱君景暉皆其師也子恭明易始學於我先君號為  
同門友而景暉先後聯為訓導昇庠景暉死費盡出  
于君父子間其親賢急義類如此嘗思景暉語君曰  
一治一亂反覆相干理之常也昧者遇而後知智者  
能察微覘幾不待其事之著也四海一家中外貼  
孰不曰治但官貪其財吏蠹其法譬如人未病而脉  
已廢不數年而干戈擾攘自兩淮起星象已曉吾矣  
每為之耳熟君未病時尚能記憶嗚呼今果然耶自



乙未渡江景文以世官移戍姑孰當城陷時公單馬  
隻僕力戰尚銳衆棄城走勢不可支匿蘭若中夜半  
上鄰家墻屋擇某氏潛焉未幾墜於地明日軍中聞  
傳紫髯朱頰迺漢軍百戶也令下大索公以心語口  
曰忠孝不兩立吾有老母寓京陵割妻子窮晝夜倍  
道以進逗遛久之家貧無以為業平章朱公用薦者  
言授興安府通判母夫人處患難安淡薄終不欲舍  
佳麗之地就甘旨之養景武圖什一之利山巔水涘  
隆寒酷熱不辟艱苦來往兩間上以奉母夫人之慈  
顏下以慰難兄之孝心也嗚呼人生不得已而值此

妻亡子逝僅留稚弟而天遽斂之速使臣子忠孝盡  
焉不遂其志而賢士入夫寧不為之憫悼而嘆息也  
夫寧不為之憫悼而嘆息也夫君歿於戊戌十月辛  
巳春秋三十有三藁葬歛東問政山麓配宣氏男一  
人名城曾祖諱整以布衣起家元初年征甘肅為五  
夫長天下削平獨江南未附同丞相伯顏攻取毗  
陵臨安褒功陞百夫長後征交趾也矢刃俱竭不肯  
降虜挾二虜投海死事在家狀祖諱旺未仕考君諱  
傑字漢臣在任三十一年士卒咸德之母夫人徐氏  
有子二人長名或字景文慈祥愷弟不棘不苛為興



安得蒞政之大體次即君也辭曰嗟人生之如蜩兮皆橐龠於化鈞既壽夭之眎列兮又彪分於賤貧矧吾友之峻茂兮爛紺珠與蒼珉棄兮矢而不務兮喜學於儒紳何世運之倡披兮道路之風塵寧韞積以待價兮將江湖而隱淪凡迂迴以倦仕兮第跋涉而寧親夫何皇天之酷罰兮竟短折於青春望故鄉之迢遞兮霜月隕而未晨魂恍々而不進兮隔山巔而水滄親曰季何在兮憫行役之酸辛妻曰夫何在兮恠音問之未真子曰父何在兮被彩服而尚新噫嘻吾友兮抑命時之遭迤蘭摧霧散兮痛有志之未信吾意其不歿兮黃壚難掩其精神明國家之祥瑞兮為鳳而為麟醴泉出其一勺兮菴啖味之醲醇芝草挺其五色兮亦枝葉之紛纒伊予而後死兮感夙昔之情因老淚敲戛於襟袂兮舍斯文以焉陳



... 化... 天... 神... 之... 故... 以...

... 文... 帝... 和... 即... 光... 之... 故... 以... 文... 帝... 和... 即... 光... 之... 故... 以...





